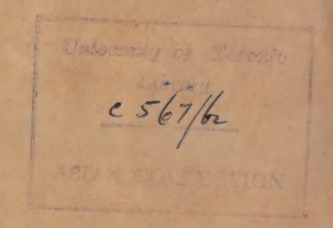


6





硃批石禮哈奏摺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貴州威寧總兵官臣石禮

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隆恩特擢威寧總兵趨覲

天顏跪聆

聖訓恩施稠疊感激難名

陛辭出京於八月初三日抵臣父河南巡撫臣石文焯

任所敬宣

聖諭臣父跪聆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父子均荷
聖主逾格隆恩曠古希有惟有共竭愚誠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茲臣於八月初七日由豫省起程赴任理
合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極當勉盡厥職莫負朕知遇之恩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貴州威寧總兵官臣石
禮哈謹
奏爲遵奉

硃批諭旨事竊安籠總兵臣蔡成貴差人齎書到臣抄
奉摺奏
硃批諭旨向日聞爾聲名好今覽此奏朕甚嘉之足見
實心任事也至於貴州吏治戎政石禮哈來時朕已
當面悉諭爾等可協同心力加意整理勉之又臣齎
摺家人回署欽奉
硃批諭旨知道了極當勉盡厥職莫負朕知遇之恩臣
跪讀之下感激流涕臣於通省之事雖未能周知
亦必盡心訪察凡有關於地方事務有不便於民
生者臣一面奏達

天聽一面即咨會撫臣毛文銓斷不敢有一毫欺隱至

於臣標營伍事宜尤臣職分當爲之事現在悉心

整理不敢少有怠玩並致書於蔡成貴協同心力

共圖報效以仰副

皇上察吏安民至意理合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覽奏志切報効殊爲可嘉蔡成貴果否名實相當毛文

銓居官如何之處據實奏聞

同日又

奏爲生童聚衆辱官阻考事竊查本年九月初五日
學臣王奕仁至大定州按考威寧府屬生童有畢
節縣劣生邵藩奭等指稱童生邵汝鈞爲冒籍不
容赴考統領多人將邵汝鈞拏至住處非刑綑打
大定州知州蘇霖泓出差拏究忽有劣生張時煥
等與邵藩奭邀約多人即將州差毆打聚集生童
數百人擁至州衙百般辱駡又擁至教官處將畢
節縣應考童生册卷搶去學臣嚴禁不止隨出示
云冒籍應攻已批提調官審詳劣生等肆行無忌

仰將怠玩教官職名及劣生惡蹟開送俟

題明

命下之日調赴貴州考試等語經知州遊擊各學教官

生員等懇求學臣方於九月二十六日開考但查

畢節縣生童始而各攻本學冒籍繼而鬨入知州

公堂辱官搶卷雖經學臣將張時煥等褫革若不

嚴究首惡止以斥革枷責結案此輩終無畏懼臣

差人訪察事係確實理合奏

聞並通知撫臣毛文銓嚴查具

題伏乞

睿鑒謹

奏

應如是據實入告不爲容隱整飭地方懲惡較之旌善

更爲切要也

同日又

奏爲奏明營伍廢弛掛欠銀兩事竊臣查向例總兵

有親丁糧六十分係蒙

皇上高厚之恩優恤武臣始得借此養廉外有各營公

費糧數十分不等以辦理一切公務添造器械等

項

聖恩浩蕩至優且渥臣到任後即查營中積弊見標下
將弁皆有掛欠銀兩細加查問據云前鎮臣麥世
位任內每年公費糧六十分尚不敷用又分外長
使銀八百餘兩令營內借銀填用又令擔認麥世
位自用借庫兵餉銀一千五百兩共欠庫銀二千
三百餘兩等語臣查麥世位離任之後護理總兵
印務副將張禹謨未到之先中間有二十一日將
虛懸之親丁糧公費糧內扣塡銀二百五十兩現
缺欠司庫銀二千一百餘兩今咸寧府知府姚謙
係麥世位兒女姻家現在代其彌補如可補完官

兵無累臣再另摺
奏明仰懇
皇上格外施恩免其究處倘不能完臣照例咨明雲貴
督臣高其倬一面
題叅一面轉咨本籍令麥世位來黔清完欠項理合
預爲
奏明至臣到任以來各項公費併一應修補器械等
項俱令三營將弁核算每營量存公費糧各十分
以便辦理公務至於親丁糧六十分臣止留四十
分以作養廉查臣標三營馬步兵丁共一千五百

名鳥鎗止有六百桿臣現在捐造二百桿火藥鉛
子等項臣皆捐備發給凡此本不敢瀆陳
天聽因前鎮臣麥世位營務廢弛已極不得不將營內
情形一併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此奏更屬可嘉益見汝實心任事處麥世位所欠之項
即使補完此等劣員何可姑寬朕早聞其聲名不好所
以將伊解任因未得實蹟難以處分今汝所奏事皆有

據正宜將伊發黜不但令完虧空并其從前貪吞者盡令傾吐以爲整理營伍修補器械之需庶足以舒暢兵弁之心也

雍正三年正月十三日貴州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奏明鎮標兵米事竊臣查威寧鎮兵米支給半年本色半年折色其本色即以威寧府所收糧米支給其折色係撥黔西州永寧縣二處折色支領乃歷年僅支米三箇半月搭支蕎麥兩箇半月臣問三營將弁皆云歷年如此及查

奏銷冊內皆開半年本色兵米並無搭放蕎麥字樣
兵米關係緊要今與
奏銷冊內互異理合
奏明臣查威寧府所屬之大定黔西二州皆係米多
之處可以彼此轉移如大定州常平里之㐹㑹普
澤等地方赴大定州上糧皆有六七日之程若赴
威寧府上糧不過二三日之程今將常平等里之
糧改令就近赴威寧府上納則猓民路近一半一
轉移間於兵民兩便至如改撥之內尚有不足米
數百石即於府倉內酌補其大定鎮標兵丁所需

兵米則黔西州離大定不過一二日之程卽以黔西原撥威寧鎭標之折色改爲本色就近撥還大定尚少數百石亦可於黔西州補足據臣愚見似屬可行也臣更有

奏者臣差人密訪聞威寧府之徵收照倉斗

奏銷而照市斗收糧每市斗一石合倉斗三石而歷年開墾地畝既多俱不得確據且地處黔省極邊該管三十三處猓民頭目頗稱繁雜知府姚謙雖無貪婪之蹟吏治不過中才未能除奸剔弊如欲徹底清查必須換一才守兼優實心辦事之員一

年之內諸弊可清如涿州知州楊永斌寧晉縣知
縣鄭錫爵臣所素知者可否於二員中
皇上特用一員授爲威寧府知府使之清理一切自能
使一府積弊於一年內查清如果與臣訪聞相同
則威寧兵米每年應支五千四百石不必大定黔
西二州轉移即威寧本地之米儘足以全支本色
矣臣係武職本不敢議及文員之事但世受
國恩至深至厚凡有關於地方利弊之事理合據實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如此實心辦理以誠對君可嘉之至皆照爾所請行矣
但所奏事件朕不便即降諭旨俟楊永斌到時與之逐
件悉心討慮更同撫臣商酌而行勉之勉之毛文銓之
向日居心行事併近來吏治如何之處據實摺奏以聞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事臣於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奏摺蒙
皇上硃批訓勉交至臣跪讀之下感激惶悚臣惟有日
夕冰兢時加奮勉以期無負

天恩所有

硃批諭旨理合恭繳臣十月初九日齎送

將爾所奏事情因欲詳悉斟酌前摺所以留中多日也

奏摺家人至今尚未到署謹

奏

朕望爾將來成一大器可將今日所存之心始終如一

永矢莫渝勉之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閱邸報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旨法海補授浙江巡撫石文焯調補西安巡撫欽此伏

念臣父子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頻加教訓培植成全畀以封疆之
任今臣父石文焯又蒙
聖恩由河南巡撫調補西安巡撫臣一門仰沐
皇恩知遇之隆曠古罕有微臣父子雖竭盡駑駘不能
仰報
高深於萬一臣謹具摺奏
謝伏乞
睿鑒謹
奏

汝眞爲汝父之跨竈子也自莅任以來諸凡辦理殊爲
朕所鑒賞勉之朕原欲擢汝爲提督一者因汝少年經
朕簡用未久汝之居心行事一切敷奏外人不知恐生
議論二者威寧一鎭亦需汝措置盡善所以將馬會伯
補用也此人亦好到任後光景何如據實奏聞

同日又

奏爲奏明城垣傾圮情形酌議捐修事竊臣思城垣
爲地方之保障關係綦重況威寧爲邊遠之地與
川滇接壤苗猓雜遝之處城垣尤關緊要臣到任
之後查閱威寧城垣週圍倒塌不堪隨督率將弁

細加丈量週圍共一千二百二丈內有尚存墻根數尺者計三百五十四丈其餘皆連根倒塌共大小缺口六十八處節經康熙二十四至六十等年於通行各省等案內工部行文捐修前威寧文武各官估計修理需用工料銀二萬餘金工程浩大捐資有限所以無力修整臣今細加估算工料等費減而又減亦不下一萬三四千金若止堆築土城則地方盡是粗鬆磏土難經雨水臣酌量權宜之法按其缺口之大小其缺口小而尚有墻根者僱工運石以灰泥堵築其缺口大而連根倒塌者

採買雜木編排堵禦加以荆茨臣與威寧知府姚
謙現在議修擇於二月間興工理合奏
聞謹
奏
邊城爲保障攸關亟宜修整所奏甚是月餘後俟朕降
旨酌動萬金交爾修築爾當竭力以董其役
同日又
奏爲奏請
聖恩要缺須得能員以收實用事竊臣前於
陛見之時以直隸撫標守備哈元生大名協守備田昌

友候補守備官祿等三員保奏蒙
聖恩准臣所請著臣帶至貴州以遊擊補用臣未到任
時威寧鎮標遊擊賀元吉經督臣高其倬提臣趙
坤題叅奉
旨革職臣遵例咨明督提二臣以哈元生補授臣標中
軍遊擊會
題在案今臣閱邸報見威寧鎮標中軍一缺於十一
月二十五日已選江南督標左營遊擊程希演臣
查威寧一鎮接壤川滇苗猓雜遝為黔省極邊之
處況中軍一官有兵馬錢糧之任必得才技兼優

歷練營務者使之督率將弁操練兵丁方於營伍
有益懇求
聖恩以哈元生補授臣標中軍遊擊實爲人缺相宜於
營伍甚有裨益爲此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著將哈元生補授威寧鎮標中營遊擊韓勳即留貴州
俟雲貴有遊擊缺出另行補用該部知道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貴州威寧總兵官臣石禮

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隆恩至高至厚每有所聞據實陳奏竊謂事
君無隱理當如是乃撫臣毛文銓事事懷疑時時猜忌
近日臣聞得毛文銓悖理之事甚多每參一官則
日吾豈好為此刻薄哉吾若不參若被別人啓奏
吾擔不是矣又如五開衛守備李孝者奉
旨發往貴州撫臣毛文銓審訊毛文銓與司道言曰李
孝居官本無不好之處不過有些性氣我向來認

得他這件事作何審法甚覺難處又聞得
皇上因定番州狆賊之事有
諭旨與毛文銓責其啓奏不實而毛文銓向司道言曰
此必石總兵所奏也又如黔省查明稅規官莊一
事聞得
皇上有
諭旨與督臣高其倬高其倬抄寫
諭旨與撫臣毛文銓有通盤打算之說而該撫與司道
威寧府等官言曰此必石總兵所奏也吾豈願爲
聚斂之臣留罵名於後吾不得已也又戒司道等

官在外勿言我

皇上至聖至明恩溥萬方江南省舊欠錢糧七八百萬盡行豁免凡各省有地方公事俱令動支正項錢糧

聖恩浩蕩如此而毛文銓乃以查明稅規官莊爲聚斂大負我

皇上除積弊以厚民生之至意况臣毎見

上諭勉臣下爲臯夔稷契之臣不啻耳提面命至再至三而毛文銓自謂不得已而爲聚斂之臣臣誠不解其何意臣受

恩深重凡有聞見理應一一據實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毛文銓向來輿論不一朕懷疑未釋所以調伊來京以審觀其人並非因爾所奏而起見也今命爾署理巡撫印務其勉為之但爾少年心性未免好動喜事朕只慮爾太過不慮爾之不及也撫治地方雖當振興不宜因循然斷不可孟浪生事一切作為必講求萬全而後舉行切諭切諭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查畢節縣生童聚衆辱官阻考一事

臣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一面查實奏

聞一面通知撫臣毛文銓

題明究處隨接毛文銓回字云此事已經學臣摺

奏在案應從容候

旨等語後聞大定平原二州奉學臣批令會審通詳及

睿鑒威寧府轉詳到院撫臣將詳文退出不收而欲改

聖主輕情節速完此案臣查劣生惡蹟確係實情有關

天聽士習民風是以奏達

天聽若事屬平常臣何敢以輕爲重裝點詞說瀆陳於

聖主之前也理合陳明伏乞

睿鑒謹

奏

毛文銓之奏摺發來汝看即知朕意矣但既係已過之事汝署理印務不必復究如更有此等不法之徒再爲振作以整飭之可也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回奏事臣接奉

硃批蔡成貴果否名實相當毛文銓居官如何之處據
實奏聞欽此臣查得安籠鎮臣蔡成貴於營伍事務
皇上甚爲熟練其操守辦事雖不及福建提臣吳陞湖
聖鑒廣提臣魏經國比前鎮臣聲名好與現任雲貴提
鎮相彷據臣所聞如此嗣後另有見聞臣再行具
奏巡撫毛文銓居官吏治中平並無貪酷之事但事
多粉飾不能無欺隱之處又性多疑忌凡屬員有
稅務出息者收其稅規節禮若地方苦者不收又
多偏袒之私如貴陽知府徐如玉等虧空倉米數
萬石按現行例不得留任彌補乃該撫將徐如玉

援浥爛例
題叅革職留任限年追補臣又閱邸報見撫臣毛文
銓所奏飭行查議事內稱貴陽府等均堪勝任無
庸置議臣思貴陽府貴筑縣一爲首府一爲同城
之首縣地方饒沃而虧空倉米至十五萬石尚云
均堪勝任則其餘不能勝任者更當何如此難逃
聖鑒者也臣棠
皇上賜問不敢不據實奏
聞謹
奏

不待汝奏看伊一切奏摺已可見其居心爲人矣朕自另有裁奪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貴州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臣父石文焯家信知

陛見之時蒙

皇上賞賜

御府珍物又將河撫任內冬季養廉賞給又接臣叔石文焻家信蒙

皇上特授正白旗漢軍額外叅領父子兄弟叔姪盡邀
寵眷
殊恩異數曠古所希今臣齎摺家人回署又賞
皇上上賜臣五綵蟒緞一身內緞三聯克食一匣臣隨出
郊跪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跪讀
硃批
恩諭肫摯獎勵交深伏念臣何人斯受
恩深重至於如此總兵之職自慚過分何敢更萌提督

之想我
皇上期許愈深微臣之報効愈難矣爲此具摺奏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覽爾奏謝知道了朕但恐爾因報効心切少年輕躁或
反致過舉耳百凡當詳悉斟酌慮始慮終然後見之施
行慎勿尚氣切戒孟浪以防疎失誌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有前任貴州巡撫帶來一人名王日生者聞係湖
廣荆州府之惡棍也前撫臣任江蘇布政司時卽
以之爲用人後補授雲南布政司亦以此人爲總
商通省銅廠所出之銅皆經其手所得之利不計
其數王日生與督撫布政司均分後於康熙五十
八年陞授黔省巡撫時王日生又同至黔省到威
寧府開採天橋等廠至四川重慶府發賣所過之
處仗巡撫之勢俱不納
國課得銀數萬金與撫臣平分將名王棟材者過繼
爲子已捐知府又將無恥下賤之人王家材者亦

認爲子爲之捐官今南城兵馬司指揮是也當此
聖明之世豈容汚穢卑賤不堪之人有玷名器臣在威
寧實知灼見之事不敢不據實奏
聞謹
奏
此等人如何能逃朕之鑒照早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爲敬陳管見仰請
聖鑒事竊臣查威寧府爲黔省極邊之地凡隣境猓目
及本地各土目燒殺搶擄之案經撫鎮臣衙門竟

有二三年至七八年不結案者任其牽連拖累經
年累月不究臣到任以來查閱舊案即傳諭各土
目宣揚
於此等事若能撫輯得宜不但爲國家息事安邊亦可
聖主加惠元元一視同仁之至意其歷來舊案現在立
與爾子孫積德也勉爲之
限追提完結再查威寧府有地名稻田壩者地土
平沃有小河三道可資灌溉此地昔年原係種稻
之地因與四川之烏蒙土府相近每至秋成收割
之時屢遭猓目統衆搶奪遂久棄爲荒土臣到任
後即訪輿情欲開墾者甚衆而又懼收割之時不
爲已有臣隨令署中軍遊擊哈元生等丈量地勢

細加確勘查得稻田壩地方果係平土約可開水田二萬餘畝每年可收穀數萬餘石尚有山坡可種蕎麥者其地甚多等語臣恭讀勸農

聖訓仰見我

聖主愛養蒼生重農務本之至意今以二萬餘畝之沃土豈宜棄於無用但查稻田壩之西北二十里地名八仙海子乃威寧府屬阿底烏蒙土府接壤之地彼此仇殺搶擄歷來數十餘年若欲使猓目安靜商民兩便必得此地駐劄一營設遊擊一員兵五百名以資彈壓再設文官一員以理民詞則民

與高其倬詳悉商酌後具題請旨

倮之願開墾者皆踴躍而至其自備耕牛籽粒者
定以三年起科若無耕牛籽粒者著地方官查明
助給以二年起科其所給耕牛籽粒若干卽令造
冊今已命爾署理巡撫印務矣更加周詳區畫再行具題
奏銷臣又查威寧鎮標之兵丁有地土者百無一二
其弟男子姪中有願開墾者一照民倮開墾之例
兵民皆有恒產可耕矣再者商賈販運紬緞布疋
等物往往至烏蒙地方貿易經過無人之處蠻倮
見有貨物卽肆行搶刼客商等赴文武各衙門控
告緝拏必至經年累月受累無窮今有官兵彈壓

果如是何斬而不爲恥

則商賈無搶擄之患矣偶遇隣境歉收米販不前
兵民無從購買今若開墾稻田壩每年可得米蕎

開墾之益處豈止於此而已

數萬餘石則不必全賴鄰境而兵民之食有資矣
臣籌畫威寧地方事宜惟此爲第一要務將來地
無荒土米穀漸豐三年之後則山城寒苦之地可
變爲富庶之區於

後效何須多講第恐一旦設營添兵猓民蠢愚無知或

國計民生大有裨益但凡事行之於始未有不費心

妄生猜懼從中啓釁阻撓其事亦不可不預爲慮及也

力而能收成效者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總與高其倬熟籌深計以折衷之若議論相合會同具

皇上批諭督臣高其倬與臣細加詳核一應調撥事宜

題倘有互異各將所見摺奏以聞

設立官兵開墾等事一一酌議妥協會題請

旨遵行伏乞
睿鑒謹
奏
逐欵批諭矣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遵
旨回奏事雍正三年四月十四日奉
硃批毛文銓之向日居心行事併近來吏治如何之處
據實摺奏以聞欽此臣查毛文銓在雲南布政司任

前督撫臣俱貪婪不堪毛文銓身爲方伯大員並不能自立規模惟隨聲附和而已所辦軍需亦不能無冒銷之弊後雲南布政司李衛新舊交代結爲兒女姻親諸事一力擔承得以脫然無累因此敬之如神明言聽計從毛文銓所仰仗者惟布政司李衛而已臣查錢糧衙門必以接任官出結爲主況藩司爲錢糧總滙在任四年之久至陞黔撫之後李衛始行

奏明藩庫虧空又設法令與毛文銓無干難逃

聖明洞鑒中也近日在撫臣之任居官吏治臣於三月

李衛以氣陵人傲慢則有之至於居心頗有爲國報効之誠才情亦屬難得朕時加教誨但止自是一病爲其瑕玷耳

初八日回奏之摺已

奏明矣但其心多疑忌聞有雲南布政司任內帶來

衙役數人任作心腹各處查訪甚是不妥臣更有

不可解者凡大吏經理地方必期文武協和兵民

安輯以至公之心協同辦理爲妥今撫臣毛文銓

見提鎮與同城道府州縣相好即便疑忌此其一

大病也臣謹據實回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朕因疑之所以調來陛見大槩此人不甚妥當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要缺須得能員事臣查黎平一府最爲緊要必得幹練深悉苗情之員方堪勝任有陞任正大同知馬駿者會署黎平知府撫苗有方經督臣於

計典薦舉奉

旨已授雲南曲靖府知府若以馬駿調補黎平府輕車熟路於地方大有裨益又聞得都匀府知府魏鴻基者年過七十在地方甚不妥協臣尚未見其人

俟訪聞確實另疏

題參外查有現任永寧知州今調黔西州王鼎鋐者
才守兼優請以補授都匀府知府亦於地方有益
再查貴陽府參革留任之知府徐如玉庸碌不堪
現有虧空倉糧容臣查明之日另疏
題參外今陞授涿州知州鄭錫爵者辦事操守小心
謹愼若以之辦理貴陽府事臣可保其必無虧空
浥爛等事以上三員果否應用出自
皇上天恩再查鎭寧永寧二州皆生熟苗人最爲多事
之處其鎭寧州知州祝鼎儁者才守中平於此缺

甚不相宜查有修文縣知縣朱齊年才守兼優堪
以補用其永寧州知州金獲闒茸不堪容臣另疏
題叅外查得平遠州知州郭士英才守素裕堪以調
補其平遠州缺卽以祝鼎儁調補俱爲人地相宜
至於黔西州一缺頗稱繁雜亦須幹員治理有湖
廣荆州府枝江縣知縣陳悳榮者辦事頗勤操守
亦好臣所素知堪稱此任又如貴筑縣乃省會首
縣事繁糧重現在缺員臣前任正定府同知時有
元氏縣知縣紀廷詔者辦事敏練係正藍旗人現
丁憂歸旗以之補授貴筑縣亦爲人地相宜以上

各員應請輪班引
見如有可用出自
聖恩非臣之所敢擅便也伏乞
睿鑒謹
奏
因爾署理黔撫印篆初次奏請且爾所舉劾黔省各員
適值毛文銓在京朕面詢於伊所見相同故悉照爾所
請行矣若再似此隔省題官斷然不可試思何省不用
賢員何缺不係要任雖爾以人事君出於報効之誠然
少年孟浪好動喜事之病當深以爲戒市恩立威之嫌

宜時以自警如此方可保全始終也不然一蹈年羹堯之覆轍噬臍莫及矣慎之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事五月二十七日臣齊摺家人回署臣跪讀

硃批諭旨開臣愚昧感激流涕凡地方一切應行事宜

今當詳悉斟酌慮始慮終奏明請

旨然後遵行斷不敢孟浪致負

聖恩至棠

皇上發下撫臣毛文銓前後奏摺一十三件

示臣一一展看跪讀
硃批伏惟
聖明天縱於臣下隱微無不洞燭
訓誡開導至周至悉總以吏治戎政苗情民隱為念容
臣細細體認其中作何辦理之處另摺
奏繳外所有臣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爾前奏黎平添鎮一摺朕已發與高其倬令其詳議具
奏毛文銓到京朕面詢於伊據伊奏稱此舉可以不必

如果地方文武得人苗民向化即現在所有數百兵卒儘可彈壓若苗民跳梁即添設一鎭亦未必足資備禦云云再爾奏內欲徐將八萬古州生苗俱令歸誠之說斷乎不可爾云先以德撫不從則調四面各路之兵示以不得不服之勢等語倘苗民探知此信恐於未事之先即預思阻撓妄啓釁端俱未可定朕亦將此意併諭高其倬矣朕所深慮者爾若不加縝密脫以消息漏洩於外反使古州現今安帖之苗猓或致疑畏生事也從來治天下之道仁者無敵好大喜功之念胸中不可少存爾少年血氣未定孟浪二字當切以爲戒凡謀一事

將前後左右籌度萬妥猶恐慮或不週何況設鎮添兵之創舉乎斯事並非因毛文銓到後朕方有此論於毛文銓未到時已批發高其倬矣廷臣中與知者數人爾旣不取李衞之生事於安南如何又自萌此八萬古州之念耶朕於李衞開化之奏卽嚴飭其生事隨有有利何可妄圖無利取這塊地方何用之諭今爾此奏與開化事同甚不愜朕懷地方上諸如此等之事雖云從報効起見豈宜銳意輕舉妄動總以安靜持重息事寧人奉爲龜鑑時加儆惕爲要

毛文銓爾前奏甚不足其行爲大誤矣朕觀毛文銓老

成妥當因從未面朕未免觀望畏縮今經召對殊可大
用之人似黔省尚屈其才旣持重又練達光景操守亦
優再爾論李衛之奏更屬誣謬之至李衛狂直不謹則
有之赤心爲國人也國家人材難得何忍如此妄談覽
爾叅李衛之摺朕甚薄爾孟浪無知重爾之心減却大
半矣凡爲臣子者妬賢嫉能之念當纖毫毋存於中秦
誓若有一个臣之一章要須時刻誦而繹之今現有人
在朕前叅爾將此摺發來爾看內如向趙弘燮李維鈞
二人投拜門生爲年羹堯買馬叅奏趙坤姚謙之不愼
密處何欵不眞朕豈肯因此卽將爾一可成之器中道

而棄之乎朕不易爲人揺惑之主也亟宜痛自刻責感
朕成全之恩遵朕訓誡之旨謹言愼行勿更慢忽少不
密禍卽隨矣爾與李衛如此才品所短者卽斯狂縱不
密之病將來必受大害但可惜辜負朕一番鑒拔之恩
耳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堯乃一榜樣終罹殺身之禍何
況才不及伊而疎又甚焉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古人經歷之言毫髮不爽一切目前之情面勢利些
微不可顧瞻密諭之旨一字不可宣露榮耀全不藉此
年羹堯之榮耀而今安在哉自古大臣遭患皆由於竊
弄人主予奪之柄也始而不過貪一時之浮榮漸進於

怙勢攬權馴致朝野側目方且自以爲得計殊不知禍
根已種於此近則身家不保久則甚至大逆不道上下
兩俱無益充其貪榮慕勢之量不至於是而不已其害
豈淺鮮哉讀朕此諭必如醉醒夢覺翻然警悟拳拳服
膺以爲終身戒方能永遠受朕之眷顧也爾試思之朕
用爾未及半年即招如此嚴參豈非自取朕今曲爲寛
恕者欲望爾感激思奮省愆悔過易轍改絃克慎克密
庶君臣兩得其道設或不然以爲被人如此參劾上皆
不疑而寵仍如舊更加肆志放恣復踵年羮堯之故跡
朕卽欲保全之亦難以措辭矣極當深自愛惜莫負朕

恩莫辱朕之顏而勉之愼之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臣蒙

聖恩署理巡撫印務所有本省十一府內除貴陽安順二府貴筑一縣虧空倉糧已經叅奏外其餘府州縣倉庫錢糧容臣遴委賢員逐細盤查有無虧空

務於

奏銷之前另摺據實奏

聞至奉

上諭通省清查一事臣現在飭行布政司徹底清查通

行會計正雜各項公費若干各官養廉若干存備
賞勸兵丁苗猓等用若干務令均平以仰副我
皇上一視同仁之至意容臣確查妥議另行具奏請
旨爲此謹
奏
惟在爾秉公爲之朕觀其成效而已此等紙上空言何
足爲憑信耶
同日又
奏爲奏明再行嚴禁惡風事竊查保留官員久經嚴
禁臣每見大小官員或調或黜必有棍徒數人倡

首聚衆保留投遞呈狀種種惡風各省有之從未
聞得陞美缺而地方有此舉動也況黔省苗民雜
處其中土著之民無多大半係湖廣江西流寓近
者威寧知府姚謙奉
上諭以貴州簡易府分補用卽有流棍約聚愚民數十
人罷市保留經臣委中軍遊擊哈元生曉諭始散
又如提臣趙坤奉
旨陞鑾儀衛使安順府城內遂有多人壘砌轅門城門
罷市要結不散經趙坤再三曉諭始定從古亦有
遮道攀轅以誌愛戴之意不聞有壘門罷市之惡

習也仰請
皇上諭各省督撫提鎮嚴行出示曉諭此後如有此等
聚衆砌城之事卽嚴拏爲首之人照光棍律治罪
庶頑風不致滋長也伏乞
睿鑒謹
奏
朕每惡此風屢禁不息覽奏已有旨矣似此經朕准行
之事少不密於汝徒有害無益況此不過小事偶因汝
言及重申前禁耳試觀人衆汝奏摺反將類斯好事議
爲懷私之舉矣若再不密是自貽伊戚也可不愼諸

同日又

奏為奏明黔省豐年情形事臣自威寧至貴陽一路所見高坡山地早蕎皆收平地水田現在揷秧俱甚茂盛正值需雨之際連日雨澤頻降四野霑足

查每年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增貴今各屬所報時價與去年秋成之價相去無幾皆賴我

皇上至德昭格將來秋成必係大豐之年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今歲京畿雨水過多猶幸

天心慈愛入秋漸賜晴霽否則不止於損禾稼也

雍正三年八月初三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

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敬謝

聖訓事臣齎摺家人回署臣跪讀

硃批蒙

皇上俯鑒愚誠褒嘉奬勵又慮臣少年孟浪特加

教誡剴切周詳言言切中臣弊此誠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也臣惟有凛遵

天語倍加謹慎斷不敢孟浪行事致有疎失以負
皇上生成教訓之洪恩再臣敬陳稻田壩一摺蒙
聖諭命臣詳細料理總與高其倬熟籌深計以折衷之
若議論相合會同具題倘有互異各將所見摺奏以
聞欽此臣謹遵
旨敬錄
硃批奏摺移送督臣高其倬詳細會商務期籌畫萬全
公同具
題外所有
硃批諭旨理合恭繳謹

奏

朕未即擢爾為巡撫者因爾少年過於銳進且不慎密與李衛同病凡朕批諭之旨多有漏洩封疆事鉅恐致有錯誤耳可惜爾如此材質惟宜老成歷練是務不可恃才肆志以自棄也

同日又

奏為奏明籌補司庫鈌項仰祈

睿鑒事竊臣棠

皇上發到撫臣毛文銓

奏摺內有盤查一摺稱前任撫臣金世揚動支庫銀

一十八萬二千兩零惟康熙六十年軍需據開五
萬四千九百八十餘兩之一項
奏明餘皆私用等語臣徹底清查欵項册籍鑿鑿可
考緣撫臣毛文銓于滇藩任內與前撫掖有嫌隙
所以摺內未經聲明臣惟以公言公不敢附和今
將前任撫臣所虧庫項逐條分晰爲我
皇上陳之其一係因軍需那用未經歸補之項查康熙
六十年撤回江浙滿兵備辦船隻等項共支用銀
五萬四千九百八十餘兩經前任撫臣
奏明以水銀籌補在案又五十八年備辦調撥駐滇

江浙滿兵馬匹等項共支用銀七萬一千餘兩此
係護撫臣遲炘任內之事除
題明通省俸工捐至雍正二年全完外尚有未經
題明銀八千二百一十五兩零至今虛懸應于遲炘
名下追補其一係因黔省公費那用未經抵還之
項查黔省每年必需公費銀四千八百餘兩從前
俱以俸工捐抵還項自護撫臣遲炘以軍需七萬
餘兩
題請將俸工按年捐還遂至歷年公費無項可補前
撫臣不得已將私收濫木厰水銀稅銀先抵六十

一年以前公費其六十一年以後尚有無抵公費銀一萬八千餘兩前撫臣仍批令將水銀餘息抵補應俟水銀變價一併淸還其一係動支收買水銀未經賣補之項查康熙六十一年二月起至雍正二年四月封閉止前藩司裴徫度詳明前撫臣動支庫銀一十二萬有零共收買水銀七千一百八十九擔除賣去七百餘擔價銀二萬有零歸還庫本外尚該庫本銀十萬兩零以上三項共一十八萬兩有零卽毛文銓所

奏前撫臣虧空之數也臣於雍正三年接准部咨奉

旨金世揚所欠黔省庫銀即著落伊家人張二等完補如不能完將發往滇省金世揚之子到滇將伊父所欠銀兩完補後再發往黔省同伊家人清楚等因欽此臣遵即行布政使轉委能員押同張二速將所存水銀發賣完補去後但黔省天末山區客商稀少至今並無一擔賣去再四區畫必得委員運至江南廣東價高之處方可速售查前撫臣有三子可將一子留滇完伊父虧空將二子發黔會同差員分往兩省公同發賣再查前項水銀原係前藩司裴徫度任內收買今裴徫度現任江西巡撫與

江南廣東隣近臣請
皇上勅諭江西撫臣裴徫度委員到黔同黔省委員押
同前撫臣之子分運二省照時價發賣賣得價銀
隨解司庫不過一二年間卽可照數全售則庫項
易於歸結矣抑臣更有請者水銀運往兩省發賣
如果價高除歸還正項缺額外所得餘息卽令製
買藤牌綴疋甲面器械旗幟等物則邊地軍容愈
加整肅矣是否可行伏乞
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據奏運賣水銀以清庫項乃公私兩便之舉何靳而不爲金世揚與朕何嫌何怨但能了結公務朕所樂從也與張謙商酌而行此所奏請甚當巡撫印務爾雖卸任交代與張謙張謙接受之後即將此事委交爾辦更好至於裴徫度朕不便勅諭爾等或咨商於伊或竟具題奏請俱可再爾請將金世揚之一子留滇二子發黔之奏當與高其倬會商朕發往雲南之意原使其清理伊父兩省首尾今自應令分頭料理爲是若餘息之說金世揚兩省之虧缺纍纍恐未必能如數補足而更有餘息也如果有餘既非正項錢糧不論作何支用可也將

爾此摺併硃批與張謙看爾等斟酌允妥行之

同日又

奏爲欽奉

硃批諭旨事竊臣閱撫臣毛文銓謹陳行伍情形摺奏
撫標兩營兵丁怠惰成風現在督率勤操又往外
省聘取弓馬高強者教習又閱奏明陋規摺內請
將各屬節禮銀七千兩製備盔甲弓刀與應辦地
方公務等語臣查毛文銓於營伍事情非不留心
辦理但整飭無方究於營伍無補竊思大吏整飭
營伍先在勤稽將備簡補虛糧至於訓練兵丁兩

營將備多員內中豈無弓馬鳥鎗嫻熟者又何必
外省聘取爲之敎習耶臣署理巡撫印務勤飭營
員不時訓練仍親加勸懲務令振起頹靡以仰副
皇上整飭營伍加惠兵丁之至意再養兵原以衛國不
宜冐濫虛銷查撫標左右兩營額兵一千五百名
內馬兵止一百五十名而歷來撫臣親隨食糧六
十名是標下已缺六十名馬兵矣今巡撫衙門旣
有養廉豈可再存虛糧以虧軍食臣現在挑選拔
補召募充頂使馬步兵丁皆得足額至添補盔甲
弓刀毛文銓原取給於節禮之內差人買備紬緞

甲面等物臣到任後已經買到臣現在委兩營將
備製造旗幟衣甲以壯軍容臣蒙
皇上洪恩委署封疆重任凡毛文銓所奏事件有裨益
於地方者固當卽行辦理其有未盡妥協者亦必
斟酌
奏明請
旨遵行總期有益於兵民不致上煩
聖慮以盡臣圖報之心於萬一耳爲此謹
奏
毛文銓人甚歷練妥帖因從未召對每多瞻顧不前不

肯傾心任事今旣面朕復經朕之教誨試看伊新任必
當刮目朕可保其爲撫臣中之一翹楚也

同日又

奏爲奏明黔省官吏民苗共戴
天恩一視同仁事竊臣蒙
聖恩署理貴州巡撫印務欽奉
上諭令將各屬錢糧稅規并文武官莊通行會計酌定
各官養廉之外量存公用俾免虧空加派之弊仰見
聖明在上籌畫均平俾闔省官民咸沾渥澤洵千載一

時之盛也臣與督臣高其倬悉心詳議遵將火耗
稅規官莊三項通盤打算酌議各官養廉及一切
公費數目各繕摺另呈
睿鑒外從此黔省各員缺好者上司無可苛求不致虧
空其缺苦地方既有養廉自可勉爲循吏至於窮
員苦役俸工銀兩今旣照數支給可永免派捐之
累再地方陋規向因養廉不敷藉口派取竭民苗
之脂膏以供費用甚屬苦累今養廉已定加派之
弊可以永除從此官吏苗民無不感戴
皇上天恩又查通省之耗羨截長補短統算約有加一

五之數仍令照舊徵收其向在加二三之外者悉令

裁減此後如再有私增耗羨者臣立即叅處所有

各屬送到清摺理合抄錄恭呈

御覽謹

奏

所奏殊爲周詳摺開各數目亦甚明晰張謙抵黔後將

此奏併各清摺俱付伊看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惟黔省清查各項酌定養廉以杜虧空

以革私派等弊一事業
皇上發下
硃批大定鎮臣丁士傑奏摺示臣臣跪讀
聖諭仰見
天心仁愛惟恐行之少有未當致滋官民之累是以
諄諄下詢臣細閱丁士傑奏摺內以黔省不可與山西
比例恐奉行不善日久弊生等語在丁士傑亦係
留心地方從恤官愛民起見然於官民兩便有利
無弊之處未之知也臣等所議各官皆有養廉公
費悉經籌畫餽送俱已杜絕私派盡行革除此誠

至公之舉有利無弊官民共樂者也臣密訪輿情
自司道以至府廳州縣下及民苗莫不踴躍鼓舞
人人樂從其間或有一二缺美之官貪戀向日贏
餘甘蹈逢迎舊習如威寧府屬皆爲黔省美缺大
定一州每年所得稅規銀兩恢恢有餘今養廉既
定則所得不能皆爲已有未免妄生異議以惑士
傑而士傑不知其中詳細遽爾陳奏但據一人之
言豈可定一省之事耶臣蒙
皇上殊恩署理巡撫印務若有不妥之處
聖恩如此下問臣何敢固執前見草率滋弊致屢

聖懷理合據實回奏恭繳
硃批丁士傑原摺伏乞
睿鑒謹
奏
知道了總與高其倬詳議妥商而行俟張謙到時將爾
前後區畫情節備細告知看伊以爲何如

同日又
奏爲奏明黔省歷年驛站冒銷事臣查黔省驛站共
二十四處通省驛馬共一千八十五匹原因貴州
山坡險峻路甚崎嶇驛馬奔馳易致倒斃每年共

額報倒斃馬六百七十六匹每匹報銷銀二十八
九兩三十兩不等通共銷銀一萬九千九百七十
五兩八錢每匹止給各驛銀十九兩通共實發銀
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四兩餘銀七千一百三十一
兩八錢每年呈送督臣衙門二千兩撫臣衙門二
千兩驛道自得銀一千九百三十一兩八錢奏銷
各衙門飯銀一千二百兩臣受
恩深重署理巡撫印務斷不敢以朦混欺隱之事
奏銷達部除本年春夏秋三季仍照每匹二十九兩
五錢五分報銷外請自本年冬季起照雲南廣西

三省之例每匹報銷銀二十三兩理合預爲

奏明容臣會同督臣高其倬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謹

奏

所奏可嘉將汝如此料理之處俟張謙到來備述與伊
令其知之

同日又

奏爲欽奉

硃批諭旨事竊臣棠

皇上洪恩委署封疆重任接督臣高其倬抄送謄黃
上諭諭督撫提臣籌畫於未事之先倡率文武練兵恤
民使生熟苗猓皆畏威懷德効命輸誠臣又讀
皇上發下撫臣毛文銓奏摺
硃批貴州吏治武備令與提臣細心籌畫密商萬全又
因狆苗滋事令貴東糧驛道李日更傳
諭撫提二臣會同確議應否添兵之處明白回奏臣欽
奉之下仰見
聖明無微不照懷遠籌邊之念無時不在
睿慮中也臣今細查黔地情形除貴陽安順等屬地方

已經督撫提臣於詳陳酌劑條奏內添設塘汛現在撥置無庸另議外至黎平都勻二府中隔八萬古州地廣苗多藏奸習惡爲黔省最大之事如都勻所屬之獨山麻哈二州俱係頑苗其地有吳家司吳姓土苗與獨山司蒙姓土苗皆結連各寨世相讐殺其間有地名宣威營者係吳蒙各苗寨之要地向無官兵彈壓臣前摺

奏請於黎平設一重鎮都勻改設一協如蒙

聖恩俞允則宣威營係麻哈獨山二州之要地卽於都勻協標下或分防守備一員或千總一員駐兵百

餘名彈壓則吳棠二姓及各寨之苗可以永杜讐殺之端至於通省尚有險要之處容臣細查情形與督提二臣會商因地制宜分別布置另行奏聞再苗狆中有能愛惜部落無苛派凌虐縱盜殃民者令所管有司核實報送加以獎賞如有獷悍不法仍前滋事者則重懲一二處以儆其餘總使之畏威懷德以地方寧靜為主如此一二年之間兇苗讐盜燒刦之大案庶或漸息矣為此謹奏

苗猓乃係犬羊之性若非賞罰公當何能使之感畏耶

恩威二字不但施之於苗猓卽治理內地百姓舍此豈另有第二法乎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刑部侍郎事臣梁文科謹

奏爲黔省之軍糧太重伏懇

聖恩勅部減則以寬民力事竊查黔省自裁衛歸縣之後軍民一體當差無别而獨田畝尚有軍民之分黔省民田納糧不過一斗有餘而軍田納糧竟有每畝四五斗不等者此係明朝衛官取租之例相沿尚未改易因此軍戶日就窮苦不

能耕種欲轉售與人而軍田糧重又無人承買每年徒受苦比伏思
聖主之愛民遠勝往古將江南蘇松之重賦減去四十五萬兩又將江西之浮糧減去數萬餘兩從此江南江西百姓感戴
高天厚地之恩永永無極臣請將黔省軍田亦照依民田科則輸糧約計不過減去一萬餘石而闔省軍戶咸叨
聖恩於無旣矣臣從前任貴州平越府知府八年親見其累今幸逢

聖主在上念切民瘼正小民沾

恩戴

德之時謹據實密

奏伏候

睿鑒定奪施行謹

奏

此事爾意以為何如朕經詢之毛文銓據云通省軍糧約計有十一萬石每年除支用外尚可餘一萬石所奏原屬得理但恩出於上等語夫萬餘石糧在國家何所增損不難於寬免第恐地方止正用不敷未便輕率即

降旨以示恩也察直省類斯應免者不可枚舉而豪戶隱匿不報之糧亦復不少地方大吏往往取以肥已而於此等重賦乃云關係國用不敢議減一任百姓嗟怨朝廷置若罔聞爾仰體朕意查核地方中有隱匿者增出以抵此數則兩全其美矣不知爾黔省果有可轉移處否其詳細清釐具奏至此項之應開恩與否亦一併奏聞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十二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遵

旨回奏事竊臣蒙
皇上發下署刑部侍郎梁文科摺奏黔省軍糧太重伏
懇
聖恩勅部減則以寬民力等事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廑念民生之至意臣遵查黔省賦役全書所載軍
民田地科則不一所謂軍田者緣昔設立衛所留
軍屯守每軍撥田令其自耕自食自裁衛歸縣之
後仍係軍戶承頂非比民間價買之業可以輾轉
相售也其起科之例亦與民田不同民田有條編

馬館等名色軍田止徵秋糧米不徵條編馬館銀
間有徵米一二斗以上并徵歲用銀二三分至七
八分不等內有最重者惟普安州之屯田徵糧三
斗七升兼徵歲用銀二錢三分有零大約起科之
例各屬互異如謂軍田偏重則民田之徵米一斗
兼徵銀一錢以上及徵米三斗者與軍糧之重者
不甚懸殊是科則之重者不獨軍糧爲然如欲酌
中定制軍田民田一例徵收臣揆度情形實非易
行之事查平越一府民田起徵米止二三升以上
銀止一錢以內較之軍田起徵米二三斗以上并

歲用銀一分有零稍有輕重梁文科所奏是就平
越一府言之也至於軍田不得賣者緣係官田例
不准賣非人之不願買也再查黔省軍田一十三
萬餘頃共徵米豆四萬八千七百餘石歲用銀二
千五百餘兩若改軍為民所減之糧奚止一萬有
餘誠如
聖諭有地方正用不敷之慮再黔省數十年來生齒日
繁荒蕪田畝漸次墾熟聽其自墾自報隱匿之弊
較別省必多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思隱匿必須清丈但邊徼山區田畝

畸零漢少苗多非同內地臣再四思維惟有一法
可以漸次清理查黔民告爭田土甚多其告爭之
處大約新墾者居半臣現在辦理凡於告爭侵占
或明指欺隱者令地方官履畝清丈丈出餘田按
畝陞科但欺隱田糧定例甚嚴仰請
聖恩俯念邊民無知免其照例治罪追糧竟照本年起
科之例即令按畝納糧並出告示曉諭各屬地方
漢苗人等宣布
皇仁令其自首入册得永爲恒業如此則漢人以及熟
苗之馴者隱匿可以漸出矣至軍民田科則之最

重者不過數處臣仰體
皇上浩蕩洪恩俟查出隱匿量所增之數可補應減之
數不致正用不敷再爲具摺請
旨臣謹預爲
奏覆欽奉
硃批諭旨理合恭繳伏乞
睿鑒謹
奏
逐畆清丈徒滋紛擾萬不可舉行若將隱匿之田從實
首報自當寬其處分近日河南山東似此據實報出者

頗多祇令陞科而已槩免其罪也此摺密與張謙看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回奏事臣齎摺家人回署蒙

硃批諭旨劉業浚人何如欽此臣查劉業浚先爲都匀

營叅將後陞黎平協副將並調定廣協副將今署

威寧鎮總兵操守謹愼諳練營務但微有性氣待

下過嚴理合據實回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此人之優劣朕博採輿論品評不一

同日又

臣毛文銓

奏爲奏明秋成分數事竊查本年夏田分數經前撫

奏報在案兹屆秋成之候據布政使劉師恕詳據貴

陽等十一府廳州縣報各該地方自夏至秋雨暘

時若均得及時播種早稻晚穀俱有十分收穫至

米價各屬市斗不齊以倉斗計算每斗不過四分

以上至六分止再查威寧府地方因入秋雨水過

恩訓多聞有分數畧減一二者又該府屬有與滇省霑
益州連界之處於六月初二日夜雨水驟漲溢過
隣境臣一聞禀報即飛委該府通判葉方葱查勘
去後續據覆稱被水之田不過百畝其水於次日
即消田禾無恙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覽奏秋成豐稔米價平減朕懷深為欣慰殊為我邊民
稱慶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敬謝
天恩事竊臣前奏爲要缺須得能員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謹祇領伏念臣年少無知急於効力冀得
能員共勷治理越例隔省
題官未能籌及各省俱用賢員各缺俱是要任少年
孟浪好動喜事咎實難辭仰蒙
聖恩不加罪譴
俯允臣之所請更加
恩訓反覆開導保全臣之始終臣跪讀之下仰感

聖主高厚之殊恩追悔過愆無地可容從此惟有凜遵
諭旨循分効力刻刻以年羹堯爲戒斷不敢上負
聖恩自取罪戾也爲此敬謝
天恩所有奉到
硃批諭旨理合恭繳謹
奏
觀汝諸事不密而又局量褊狹恃才自用頗有年羹堯
之風但不似其貪耳可惜汝具如此資品若不通盤計
慮盡情洗滌恐終難免蹉跌之虞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敬謝
天恩事竊臣蒙
聖主知遇隆恩同於天地之鈞陶勝於父母之教育俯
賜
硃批寬臣孟浪之愆恕臣無知之失惜臣可造之材
諭旨訓飭諄切周詳臣跪讀之下如夢方覺如醉初醒
感激涕零鏤刻肺腑臣自八月二十七日奉到
諭旨謹錄一道并抄奏摺若有一个臣一章時時捧誦
自此以往凜遵謹言愼行之

聖訓痛改輕舉妄動之過失現在年羹堯之榜樣時存
戒懼事事縝密不敢再蹈前愆自罹不密失身之
禍有負
聖主再造洪恩也至臣所奏黎平添鎮一事謹遵
聖諭統聽督臣高其倬議覆再臣被參一摺仰邀
聖明洞鑒未令臣回奏臣亦不敢置辯一詞惟有感戴
皇上高厚之恩永竭犬馬之報耳爲此恭謝
天恩所有奉到
硃批理合恭繳謹
奏

徒恩感激天恩永竭犬馬何如深自儆戒砥行保身忠
孝皆在其中矣試觀年羹堯今日忠乎孝乎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齎摺家人回署捧到

欽賜鮮荔枝一瓶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伏念臣受

恩深重報効未能乃以愚魯無知致招參奏蒙

聖主天地洪慈不但不加貶斥且加

恩教訓更
賜尙方佳果
殊恩異數有加無已臣跪領之下感激流涕刻骨銘心
皇上高厚洪恩於萬一耳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朕實惜汝至汝自惜與否不在他人而仍在於汝也卽朕皇子朕亦不能强之使然

同日又

奏爲遵
旨查奏事臣於到任之後准督臣高其倬專差賫捧抄
錄
硃筆諭旨一道到臣除制馭苗民之處臣謹欽奉會同
督臣辦理外其黔省大小各員養廉一事臣跪讀
聖諭仰見我
皇上愛育民苗軫惜臣下
聖恩普徧一視同仁誠亘古以來未有之
曠典遵卽檄行查報去後今據布政使劉師恕等會同
查報前來經臣等覆加會核查黔省稅銀一年共

羸餘銀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四兩零又通省地丁錢糧耗羨銀一萬七百九十二兩零又額徵秋糧餘米折銀九千一百二十三兩零又官莊學租收糧餘米折銀一千四百七十九兩又黔省俸工銀三千六百四十兩以上五項共銀五萬九千二百零八兩臣會同督臣詳細商酌將前五項羨餘銀兩通行計算議給巡撫衙門養廉銀八千五百兩學臣養廉銀二千兩布政司四千五百兩按察司三千兩糧道二千兩巡道一千八百兩貴陽府一千三百兩鎮遠安順威寧三府各一千一百兩黎

平都勻平越三府各一千兩思南思州石阡銅仁四府各八百兩貴陽同知南籠通判各五百兩正大同知貴陽通判各四百兩威寧通判三百兩貴筑縣七百兩定番廣順麻哈獨山大定平遠黔西鎮寧永寧普安十州各六百兩黃平州五百兩開州四百兩普定鎮遠永寧畢節四縣各五百兩貴定永從等二十縣各四百兩共分給養廉銀五萬二千三百兩餘銀六千九百零八兩除每年額支公費銀四千八百一十八兩外尚餘銀二千九十兩存貯司庫以備添補科場賞賚兵役及苗猓之

用此係就臣等愚昧之見酌定料理恐有不協臣

謹會同督臣高其倬繕摺恭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再照此案清查各摺於八月初三

日臣已進呈

御覽茲准督臣高其倬會稿前來理合會

奏合併聲明謹

奏

高其倬亦經奏過但聞此舉甚屬不妥俟高其倬到京朕尚欲向伊面詢也

雍正三年十月十三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
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奏明事竊查黔省貴陽府屬之定番廣順二州
深山密箐苗劣兵單素號巖疆仰蒙
聖明洞鑒准督臣高其倬調劑事宜添撥一營設立塘
汛臣接准部咨即遴委廣順州知州盧兆鶚撫標
右營遊擊趙文英踏勘該地方情形在在險隘定
番一州應添設千總二員兵丁三百四十名共有
汛塘一十七處廣順一州應添設守備千把總五
員兵丁四百三十一名亦有汛塘一十七處其衙

署兵房共該八百七十六間至所費造建銀兩經
臣前摺
奏明於存貯藩庫驛站羨餘項內動用但念狆苗兇
悍性成或見起蓋營房安兵防禦不便橫行乘間
焚燒亦未可定不得不預爲防範臣今於附近州
城之塘汛先爲起蓋以次而進則聲援聯絡呼應
得靈庶不致有踈失之虞矣爲此具摺
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所慮甚是凡百皆應周詳籌畫而行有益無損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事臣家人齎捧

奏摺回黔臣跪讀

硃批仰荷

聖慈俯賜

諭旨除將各摺俟新撫臣張謙到任時欽遵

聖訓逐一轉交明白外伏念臣以菲材叨蒙

天眷總兵之責猶懼隕越何敢妄冀巡撫重任蒙

皇上格外殊恩曲賜包容矜臣少年孟浪不能慎密惜
臣才質可造訓誡諄詳仰見
皇上優容至意雖天地生成之德父母鞠育之恩無以
加於此也臣祇遵
天語夙夜謹凛以期改過自新仰副
聖主知遇隆恩於萬一所有欽奉
硃批諭旨理合恭繳謹
奏
改過遷善全賴自能體察謹密二字一生用之不盡當
奉爲指南不可斯須少忽

同日又

奏為微臣戀

主情殷再瀆

天恩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仰蒙

聖恩不次超擢復

命臣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封疆重任揣分難勝於本年

九月十三日具摺恭請

陛見緣臣才識短淺諸事孟浪并奉

皇上時加訓飭則無所遵循茲聞新任撫臣張謙於十

月二十七日到鎮遠接印任事十一月初七日到
署俟到署日將臣奏摺欽遵
諭旨一一詳細面交撫臣張謙酌量料理臣謹束裝候
旨仰懇
天恩允臣
陛見臣不勝望
闕待
命之至謹
奏
自黔至都長途迢遞何必徒爲無益之往返即來見朕

亦不過仍將批發之諭旨以勗勉汝耳若能身體力行
勝如頻來陛見也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
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據鎮遠縣知縣俞作霖禀報復據巡撫衙門
頭接官役禀稱新任撫臣張謙至常德府病勢漸
重於十月二十一日病故於湖南沅州旅店臣隨
傳詢有無子姪親戚據稱止有家人長隨十名攜
帶銀兩僅敷來黔盤費現向伊各親朋借覔臣思

新任撫臣荷蒙
皇上簡任封疆大吏長途赴任並無子姪跟隨病故旅
舍無人料理臣即委通判盧兆驥千總侯弘道給
領藩庫公用羨餘銀五百兩星夜馳赴沅州辦理
事畢即令千總侯弘道送回原籍所有新撫臣張
謙病故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朕覽奏不禁爲之惻然張謙卒於途次石禮哈果能如
此料理著察明將石禮哈議敘張謙歷任廉潔諒伊家

道自必清苦其旅櫬歸至本籍時著該撫將司庫銀賞
與千金該部知道

同日又

奏爲欽奉

硃批諭旨事竊查黔省存貯司庫水銀臣前具摺

奏請發賣以清庫項蒙

皇上硃批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主明並日月

恩同天地俟新任撫臣到黔臣遵照協同辦理茲據布

政司劉師恕稟稱普安州知州洪奕隆籍隸廣東

明敏謹飭且伊家現有行店委其辦理甚爲妥當

臣復加細詢洪奕隆據稱粵東五六月間洋船到

日水銀價高時每擔可賣銀四十兩以外價平時

亦賣銀三十五六兩不等現存水銀五千六百二

十九擔約計二年可以賣完今新撫臣已故應否

恭候

皇上另簡撫臣莅黔公同協辦抑或令臣委洪奕隆領

運赴粵辦理臣繕摺請

旨敬候

硃批遵行俟臣一面具

題一面咨明廣東督撫臣照時價發賣所得價銀就
近交明廣東司庫則絲毫無有欺隱而庫項亦不
致懸缺矣再臣前摺
奏請
勑諭江西撫臣裴𢗳度委員同往發賣今止粵東一處
可以銷售似可無庸咨會裴𢗳度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據奏粵東得價易售應照爾所請運往爾自獨任其事
竟行料理可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蒙

皇上發到署刑部侍郎臣梁文科原摺恭奉

硃批臣欽遵

諭旨確查黔省軍民田地起科首重次重者惟貴陽一府南籠一廳開州鎭寧普安黃平四州貴定龍里修文清鎭普安安南平越餘慶湄潭都勻十縣上重科則田共一萬二百四十九畝零次重科則田共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畝零其田畝多寡徵納

銀糧細數臣另開具清摺恭呈
御覽臣照依前摺
奏明辦理之法數月以來威寧府黔西州平遠州畢
節縣普安州等府州縣共自首田地一萬四千八
百五十八畝零應起科米蕎共一千五百六十五
石二斗九升零應徵銀三百六十餘兩自此隱田
漸出陸續據府州縣首報約計雍正四年
奏銷時可先補首重減則不足之數此後自首隱糧
再減次重科則大概數年內可以酌補完竣臣又
聞首重次重田內有名黔記大畝者一畝抵常田

四五六畝不等是

朝廷徒受重賦之名百姓久冒欺隱之罪未便因循必須淸釐臣於屬員接見時令其徧行曉諭宣布

皇仁凡大畝內包有餘田概免丈勘許本戶據實首報如果一畝實徵米四五斗者似宜酌減如一畝可抵常田四五六畝者免其加賦追糧惟將現納糧額照首出之田均勻攤算每田一畝不過徵糧一斗內外誠如

上諭一轉移間兩全其美矣以上首出田糧實數與黔記大畝名目并前後報明隱糧細加較算增出之

數果能補足減則之數聽候
睿裁將首報隱糧同首出大畝餘田懇照新開自首之
例具
題歸入
奏册至首重科糧應行減則出自
聖主特沛恩綸非臣所敢擅便也謹
奏
覽汝所議甚屬妥協將前後情節明白備悉述與鄂爾
泰令伊再加詳審酌定奏聞
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

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四年正月十五日雲南巡撫管理雲貴總督

事務臣鄂爾泰到黔臣隨出郊跪請

聖安臣據督臣云前出京時我抱恙未痊上廑

聖懷所以經過省會地方俱令督撫代呈我的奏摺所

有督臣鄂爾泰摺匣恭呈

御覽臣面見督臣鄂爾泰精神氣色甚好病體全愈已

於十六日起身赴雲南任所矣理合奏

聞謹

奏

覽此奏朕深爲欣慰鄂爾泰當代人物也汝宜以爲儀型而效法之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雲南巡撫管理總督事務臣鄂爾泰到黔臣跪

接

上諭欽承之下仰見我

皇上明並日月

恩同天地竊臣識見愚鈍材智短淺蒙不次

殊眷畀署黔撫八月以來實懼曠職
聖諭以臣頗能實心効力無甚過處仰荷
恩綸彌深惶悚又蒙
念及臣年少未經歷練或致有差錯之事非其福也是
聖主加恩於臣至深至重臣敬奉
上諭不禁感激涕零俟新撫臣抵黔臣凜遵
諭旨即回威寧總兵任所惟有竭盡心力以期仰報
高厚於萬一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汝更能涵養氣質以化其偏亦不可多得之才也當自
珍重舉凡天下事理過猶不及中和之道人所難能於
公私義利界限辨明不惑尤爲不易勉之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
總兵官臣石禮哈提督貴州總兵官臣馬會伯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前雲貴督臣高其倬於謹陳調劑黔省事宜
等事案內會同
題請移撥大定鎭弁兵分防長寨羊城坉等處定番

州所屬青簾斷杉樹兩處設立塘汛護衞行人已

遵奉

俞旨准行在案隨令勘明扼要形勢估計葢造官署營房臣等恐夷苗從中滋事復轉飭地方文武官員傳集各寨衆苗先賞給花紅面加勸導咸皆踴躍傾心無如苗蠻性同犬羊反覆不常旋卽更變二月內據廣順州知州盧兆鶚稟稱有長寨狆苗抗違不法用石堵塞路口輪流把守聲言不容進內葢造營房臣等查長寨狆苗向多頑梗遣官化誨曾將把總綑縛箠楚裸體放回皆由從前文武因

循姑息不即懲治相沿至今愈無忌憚臣等悉心會商欲狆苗知威之可畏必先示以恩之可懷於三月十三日差撫標遊擊趙文英提標遊擊卜萬年齎帶告示遍行張掛剴切曉諭倘能畏法輸誠不敢阻撓則營房即可葢造自應恕其前愆勵以後效設諭之不遵怙惡不悛臣等與督臣商酌勢不得不用兵以彰

國法臣自敬聆

硃批訓旨無時不以安靜地方爲念斷不敢以有事爲

榮孟浪輕率亦不敢畏縮推諉致負

天恩此事臣務與督臣鄂爾泰細加籌畫計出萬全方

始舉行所有各處營房修造俱已告竣獨長寨營

房狆苗阻修情由臣等不敢欺隱理合據實會摺

奏

聞謹

奏

凡事當籌畫萬全切毋稍涉孟浪所奏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查滇黔粵西三省邊界接壤安籠鎮營

皇上命臣等悉心商酌各出已見覆
奏臣恭繹
聖諭細按輿圖並遴委屬員會同滇粵委員細加確勘
相度地方形勢斟酌道里遠近有宜歸安籠鎮者
有宜仍照舊制者已就臣愚昧之見奏
聞併恭繕黃冊進呈
御覽外臣更有請者臣聞東川一府自改土歸流以來
設立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丁一千
名向隸川省管轄每見該營弁兵赴川領餉必由
黔屬之威寧畢節永寧等縣方入川境計程二千

餘里往返兩月有餘甚爲遙遠兼之川省界限中
隔黔屬地方遇有緊要之事每致緩不及濟查雍
正三年十月內烏蒙土目祿鼎坤領兵欲占巧家
地方該東川府飛報本省撫提諸臣並就近稟報
雲貴督臣高其倬於十一月初三日發曲尋鎮及
援勦協兵共一千名前往該土目見雲南發兵畏
懼退回迨至十二月十七日川省差千把各一員
始到畢節縣前事消弭已久是葢鞭長莫及之明
驗也查東川距滇省七站兼程三日可到距滇省
之援勦左協四站兼程二日可到若東川一府就

近改隸雲南卽將援勦左協所轄官兵分防移駐頗爲便捷查該協額兵一千六百名今自尋甸州起安設塘汛至東川府沿途四站所需塘汛兵丁約計二百名再抽八百名撥該協遊擊一員守備千總各一員把總三員分駐東川府餘兵六百名該協仍駐劄尋甸州儘足以資捍禦至於東川一營額設官兵似應移駐八仙海子地方彈壓開墾稻田壩等處地土如此一轉移間則東川營弁兵可無領餉遠涉之勞川省撫提諸臣亦無鞭長莫及之慮卽威寧地方得有本處稻田壩米糧接濟

將來亦可漸致富饒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聖主批發川滇督撫諸臣
勅諭確查核實覆
奏施行謹
奏
東川改歸滇省已有旨諭部現交廷臣會議移駐之舉事關重大且兵丁未免有戀土之情似覺不便開墾一事朕細詢高其倬其中大有隱情不應苟且圖利而滋害俟諸務料理就緒彈壓防禦之策措畫萬全然後再爲區處未爲晚也況朕聞烏蒙之勢甚衆若止撥兵數

硃批諭旨

百何足以資鎮撫攘外安內機宜所繫匪輕慎毋易視
徒起釁端凡事慎之謹之

雍正四年六月十八日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惟廣順州所屬長寨頑苗阻修營房一事臣與
提臣馬會伯會摺
奏明新任撫臣何世基於四月初二日到任所有奉
硃批面交撫臣之事遵
旨逐件面交清楚臣因狆苗梗化地方有事是以未敢
即回威寧鎮署又接雲南巡撫管總督事臣鄂爾

泰來書云狆家苗黔省大患震懾羣苗在此一舉雖新撫到任須與提督始終此事業已摺奏等語臣在省與撫提臣悉心商酌調遣官兵相機勦撫嗣於五月初九日起至六月初十等日陸續攻破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坉等處其長寨者貢之首惡阿革阿紀以及各小寨一切脅從羣苗俱赴軍營乞憐臣又准督臣鄂爾泰照會於六月初八日前赴軍營見賊穴俱已攻開首惡亦已就縛頑苗皆魂驚魄散從未有如此之畏懼者因思頑苗四處潛逃將來無以餬口保無不在別地方刦擄

生事除將阿革阿紀等移解撫臣何世基審擬另
行奏
聞外臣嚴飭各該將弁不許妄行誅戮一面出示諄切
曉諭寬宥脅從悉歸安業并將拏解一切婦女童
穉詢明住址親識先爲摘釋以昭
聖朝寬大之恩至從前督撫提臣
題定安營處所臣一一親歷其境相度形勢應如何
布置安頓條分縷晰與督撫提臣會核覆
奏施行臣恐上厪
聖懷合將現在辦理緣由具摺奏

聞謹
奏
朕爲斯事時縈懷抱今覽此奏欣慰實難筆諭爾之可
嘉殊非尋常如此方爲不愧朕所簡拔至爾臨事果敢
赤心報効處其他恩賚不足以酬爾之邊功朕另有旨
賜還爾爻原職也既有此勞績當更加謙恭持己和平
應物毋得傲慢自詡以氣陵人恃功矜能而致疎於職
任勉之愼之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六月十四日准兵部咨奉
旨石禮哈着陞補廣州將軍伊威寧鎮任內有朕交與
辦理水銀之事着石禮哈一面委員辦理一面速行
馳驛赴廣州任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讀之下即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門世受
國恩至深至厚時切犬馬圖報之誠但臣賦質愚昧
智短才庸往往心有餘而力不逮辦事率多過愆
悉蒙

聖主曲賜矜全茲復蒙
特旨陞授臣廣州將軍驚聞
寵命踧踖難安自顧駑駘不知作何報稱臣惟有益矢
氷兢更加黽勉以仰酬
高厚於萬一耳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再運賣水銀一事蒙
皇上交臣辦理臣隨卽檄調普安州知州洪奕隆千總
李世英赴省辦運合併聲明謹
奏
朕原期許爾可爲國家柱石之資但惟和平是務不可

恃才自用勉之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准貴州撫臣何世璂咨准吏部咨開內閣

交出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奉

旨貴州狆家苗肆行不法十餘年來擾害平民朕知之

甚悉石禮哈方署巡撫印務卽奏其罪惡多端應行

征勦然此事甚有關係朕心時時廑念今據石禮哈

奏報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坉等處俱已攻破首惡阿

革阿紀及爲爲從兇苗川販等亦俱就擒縛等語朕甚
爲嘉悅石禮哈調度有方籌畫盡善除事竣具題到
日照例議敘外今先沛特恩於其父着將石文焯革
職之處復還以示朕賞功推恩之意欽此欽遵轉咨
到臣臣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父子世受
國恩均任封疆重寄撫心自問毫無寸長足錄蒙
聖主加恩於臣不次超擢至於臣在省辦理狆苗一事
皇上仰仗

皇上天威擒拏首惡寬宥脅從會商督臣料理撤兵此
皆臣分所當爲之事玆蒙
天語褒嘉先沛
特恩准復臣父石文焯巡撫之職聞
命自天不覺感激涕零抑臣更有瀆陳者臣父蒙
皇上天恩復還原職已爲逾分若臣於事竣具
題之日再邀議敘淸夜思維愈加跼蹐仰懇
弘慈免臣議敘俾臣心得以稍安則更沐
高厚之恩於無旣矣伏乞
聖鑒謹

聖奏

朕極知汝辭讓出於至誠但在朕有不得不加恩之處汝其仰體朕衷欽承毋遜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往軍營將一切辦理事宜於六月十八日

具摺

奏明在案臣隨於二十二日親赴長寨等處查看山勢陡峻頑苗盤踞其中從前並未設有營汛一無防範遇有事故尋常差役些少兵丁不敢過問先

經雲貴督臣高其倬會同撫提臣
題請於長寨各險要等處安設營汛實深有見於此
乃玆狆苗輒敢壘石阻修營房糾衆抗拒屢次化
誨不從臣與提臣馬會伯會商督臣鄂爾泰不得
已而有用兵之舉至於督臣鄂爾泰老成持重不
特長寨營房一事深謀遠慮綏靖巖疆凡滇黔兩
省事宜總理大綱秉公持正文武無不敬畏兵民
無不安堵蓋緣督臣學問淵深經綸充裕臣固深
鄂爾泰實係此時督撫中之出類者爾能傾心服善朕
實嘉之勉力效法寧不可以企及耶
爲佩服而更欽仰
聖主之知人善任也臣以軍營大局已定隨於六月二

十七日旋省將所看山川形勢應設營基酌議添
兵之處繪圖會商督提臣公同確議恭呈
御覽臣於九月十九日遵
旨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任再此番軍營文武如
此人朕亦聞其居官甚優
特調楚雄府知府張廣泗在思州府任內地方相安輿
情愛戴洵稱才守兼優之員追往軍營辦理一切
事宜盡心竭力均屬妥協實係長才又貴陽城守
原係爾題請帶往黔省之員可謂所舉不謬
營遊擊官祿攻取谷隆關口乘機奮勇膽氣識見
卜萬年朕祇知其人敏捷尚未料其能如此竭力報効
俱好又提標右營遊擊卜萬年居心誠實不辭辛
也
苦此二員者登山陟險身先士卒均為有用之才

臣受

恩深重爲

聖主得人起見不敢緘默合併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

禮哈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蒙
聖恩陞授廣州將軍臣查四營將弁親丁糧餉俱照定
額數目並無虛冒扣尅將軍衙門定例有親丁糧
一百分儘足臣之養廉此外尚有相沿房租每年
計收銀五百四十六兩零臣將此項銀兩留爲操
演賞兵之用抑臣更有請者查上三旗披甲兵共
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冊開壯丁二千三百八十六
名下五旗披甲兵共一千八百六十一名冊開壯
丁二千四百六十八名是下五旗之壯丁較上三
旗止多八十二名而下五旗之披甲較上三旗實

多六百八十二名所以下五旗頂補甚易而上三旗頗難以臣愚見合將上三旗壯丁查其無本戶甲名可頂者勻入於下五旗壯丁之內遇有孤丁甲出仍與本旗壯丁一同挑選技藝優長者使之頂補以疏通上三旗壅滯之丁又不占下五旗本戶承頂之甲是亦通融調劑之一法也再查廣州之上三旗係昔尚之信藩下人自撤藩之後於康熙二十二年內撥留駐廣披甲一千一百二十五名今生長繁庶共有一萬二千二百九十餘人人多則賢愚不一逃亡者有之行竊者有之防範應

此事所關甚鉅姑且停止朕意不可因此有失下五旗之兵心況駐廣藩下雖云滋生繁庶間人材大槩平常若緣頂補無缺而別計謀生亦無足深惜凡事更張不易遵循舊制人日由之而不覺也俟爾料理年餘輪班來京陛見時面奏朕再為酌定

須嚴密臣意欲倣照民人編立保甲之法十戶立
爲一牌每戶給以印信紙牌一張書寫旗分丁男
口數十戶輪作戶頭稽查出入如此則各旗之踪
此舉甚是實力行之
跡可察而壯丁之攤派均匀矣是否可行統候
聖明批示臣另行具
題請
旨伏乞
睿鑒謹
奏
徐徐次第措施諸凡慎勿急遽以求速效也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鎭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伯祖在日原任兩廣總督止生臣叔一子回

京之日遂將康熙九年内所買之江西人沈維相

令其出戸並未給與執照後臣叔年長曾任雲南

曲靖府同知沈維相尚留在廣於今二十餘年臣

蒙

皇上簡任廣州將軍沈維相前來叩見現爲辦鹽課商

人商名沈吉占因出戸旣久向臣求給執照情願

與臣銀八萬兩先交銀二萬兩其餘未交銀六萬
兩三年內陸續奏交完項臣蒙
此雖係爾私事出於伊之情願則可謂取不傷廉但與
聖主深恩數年官至將軍有俸薪糧米隨丁月餉儘敷
國家錢糧百姓賦稅毫無關涉豈有歸公之理
養廉此項銀兩自應悉存公用臣將先交之銀專
立意與善任爾為之
差往廣西採買穀石運貯廣城遇每歲青黃不接
之時米價昂貴酌量八旗及綠旗四營人口多者
一例減價平糶此外銀兩臣隨將營內旗幟大纛
以此項修造軍器足見爾整理營務之實當具疏題奏
盔甲弓箭兵器製造修整但八旗幟纛俱繪月形
自福建將軍臣宜兆熊以福建邊海旗纛宜繪飛
虎以壯軍威業經

無可奈何等語臣再四思維以數十年相沿之習

自臣甫到而即

奏請整理八旗披甲人等不知臣辦事之本衷而皆

謂臣過於嚴刻也我

斯事爾奏請未嘗不當但爾莅任伊始何可遽議及此

皇上聖明天縱此事難逃

仍應照舊爲是爾此奏并朕批諭之旨密之

洞鑒如以八旗叨

恩既久一時驟難更易仍准照舊關支

特恩出自

聖主如以錢糧難容浮冒請寬臣時日得以悉心經理

再明年冬季輪班該臣入

覲伏乞

爾抵任未久不必來京撫臣楊文乾既經告假葬親總

皇上俯允預期於秋收後輕騎自廣起程到京之日恭

督又係暫爲署理且才具中平朕深爲繫念爾豈可遠

逢

離地方耶

聖主五十萬壽聖節普天同慶臣得仰瞻

天顏與在廷臣工賡颺拜舞一伸三年來犬馬戀

主之心一將廣州八旗馬匹之事備細陳

奏庶臣之積誠稍慰而事務有所遵循矣謹

奏

馬匹一節小事也況歷來相沿已久但當於旗軍營兵

加意訓練整飭頹風此爲急務至於錢糧些須糜費藉

以養贍窮兵不論如何若何皆可向聞廣州駐防上三旗藩下官兵不法者頗多總緣在地方多年與粤民聯婣締友漸染陋俗錮蔽已深所以日前爲米價鬨鬧撫堂種種挾制地方官處四年以來已盈朕耳今於在京八旗中撿選五六十人發來更易以整理汚染舊習爾其於駐防官員内體訪生事啓釁不安分者或三二十員或四五十員查送來京此事由爾從外料理殊不露聲色若朕降明旨諭部施行未免多一番形迹爾領悉朕意止將此類人查送不必更撿選補放之員也恐爾錯會所以密諭爾知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十二月初九日午刻臣正在衙門忽報稱街民驚慌擾亂鋪面關閉不知何故臣即差員查拏見有二人各手執長柄挑刀一把在街上亂跑當即拏住問據二人潘忠周亞結云係南海縣捕役因捕頭麥太說監犯恐要越獄着他二人巡防等語臣思巡監當在監所何故持刀在街上亂跑惑亂民人將拏獲二人移送撫臣楊文乾交地方官嚴處後於本月二十六日申刻忽報有番禺縣監內盜

此一事朕早已聞之矣爾於彼時未免少欠鎮靜但後既有越獄之事則又無怪其然也雖然爾等封疆大吏凡百不宜輕躁急遽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二語當時刻置於懷抱必大有獲益處

犯三十九人脫鐐上牆越獄臣卽撥標兵同撫標
兵圍監堵拏當夜俱行拏住查廣州係邊海地方

盡數擒獲甚屬可嘉

雖百貨流通而居民半鮮恒業易至流爲匪類又
有無知者流好爲誹謗造作訛言輾轉鬨傳遠近
流播非一番家諭戶曉桀驁難革其頑習何由復其

所議甚是但難得如王國棟之人耳不得其人而徒設
一官亦何能移風易俗耶

天良臣昨奉閱添設浙省觀風整俗使之
上諭仰見我
皇上治益求治挽澆漓而返醇樸法無善於此者今若
照行甚爲有益合無仰請
皇上揀選一老成持重者畀以觀風整俗使之任與撫

臣楊文乾徧行化導自可無頑不革矣是否可行伏乞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
哈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本愚陋仰蒙
爾之才調豈僅署理提督而已但能遵朕訓誨將來儘
聖恩畀署提督印務聞

可造就成一人物勉之

命之日經臣具疏

奏謝在案伏思提督職任統轄全省兵馬方今海宇

昇平地方寧謐可以從容坐鎮惟山海強竊盜賊

今尚減十之五六矣

較之各省甚多臣自接署首查內河塘汛專責道

路郵莊追捕盜賊其內港外洋一帶凡漁船灣泊

出入隘口向以大小樑頭各有繩尺禁其器械限

其齎糧定其朝出暮歸若弁兵一索規例未有不

狥賄故縱一切逗遛夾帶洋盜卽從此起所以稽

查漁船塘汛俱爲緊要然沿海汛隘遼濶出入漁

朕經再四思維此係極難處之事且將兵弁之貪索嚴

行查禁可也然究非如此泛泛從事卽能革除者蓋沿

船甚多臣掌

海小民以漁船爲活計若禁之太嚴恐遏絕其生理總之此一事朕未透悉所以不便輕諭

聖恩不敢以署非久任推諉因循已將二事明示禁飭

摺

暗行密訪務期實力圖報以遂犬馬本願臣謹繕

奏謝伏惟

睿鑒謹

奏

王紹緒乃鄂爾泰之所薦舉者朕所以不次擢用調伊來京引見其人果然明敏穩妥武臣中實不可多得故即用爲提督復經連次召對觀其奏請數事似覺偏於善柔恐未免在行小惠沽名一邊可於伊受事後留心

採聽便中據實奏聞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中軍一官有料理四營錢糧操演兵馬之責

甚關緊要臣到任之日見臣標中軍副將馬弘道

此人甚好殊爲可惜

現患風痰之症臣卽令其調治乃入春以來痰氣

增劇實難供職除據詳另疏

題報外所遺員缺臣前路過廣西見全州營叅將胡

灝漢仗好議論軍務甚有條理因知先在四川出

兵後在陜西軍前頗曾歷練懇求

聖恩可否以胡灝陞補臣標中軍副將使之督率將弁
操練兵丁於海疆營務必有裨益抑或另蒙
聖明揀選補放俾臣得收臂指之用統候
睿鑒謹
奏
胡灝乃從陝西保舉經朕簡用之員人甚諳練洵係將
材業已照爾所請補授後因平樂一缺緊要故又調用
也金國泰人亦甚優到任後爾試觀之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十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
哈謹

奏爲請

旨事臣接閱邸報奉

上諭現今各省所出遊擊員缺著交與各該將軍督撫

提鎭於本標及所屬營內人去得操守好練兵勤慎

之俸深守備每缺秉公揀選二員擬正擬陪具題送

部引見欽此仰見我

皇上整飭營伍博搜精覈之至意臣遵驗查臣標綠旗

四營現出前營遊擊一缺應即在四營守備內揀

選保送但守備四員一係革職一係病廢現在二

員無堪保送者自當移咨署督臣阿克敦在通省

營備內揀選保送臣又思
皇上任人維才初不拘定何等員缺必用何項人員今
守備內不得其人查有鑲白旗防禦陳士璠年力
精壯弓馬嫻熟但旗營進取殊途臣不敢冒昧保
送然臣向閱邸抄在
聖祖仁皇帝時有以旗員陞營員者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亦有以旗員陞營員者若得比照此例
伏懇
聖恩批示臣即將防禦陳士璠揀作一員具
題送部引

見謹先具摺請
旨伏乞
睿鑒謹
奏

偶一爲之則可若云比例題送則不可旗缺亦關緊要豈不用能員乎果遇有出格人材不妨越例保題陞補旗缺以示鼓勵可也若開此陞補營缺之例殊起奔競之風將見少不遂意卽生怨望之心反怠於供本職矣是所謂用一人而動旗員千百人不安分之念也甚無益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本年三月播種之時望雨正殷於二十二三等日

雨暘時若實慰朕懷

大雨連日日晴夜雨高下田疇俱已霑足早稻遍

裁秧苗漸長皆

皇上聖德及民感名

天和之所致也再署撫臣常賚自爲布政臣與同城五月

見其居官爲人不矯情立異而坦白無私不餙智

矜才而臨事果决今接署撫篆士民商賈無不額

手人情如此悅服地方益覺寧謐理合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常賚爲人素性平和但氣度少覺狹小辦事亦不及楊文乾之勤敏若其志操不隨境而遷將來亦可成器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臣接閱邸抄伏讀
上諭籌畫廣東礦徒一事臣前於署提督時聞竊發然爲數無多驅除亦易一經委員查拏卽便星散

臣向在貴州聞廣西南丹州地方內有礦廠積匿礦徒甚多威寧鎮臣孫士魁過黔臣因南丹係柳

朕料此語未必真確度其情形大約一聞察拏之信羣

慶協該管地方備問此事據云自明季至今約有

皆避散官兵退後旋復聚集貪求礦利相沿日久耳卽

十餘萬人盤踞在內地方文武無計解散將經由

此已屬難處之事如云盤踞至十餘萬人地方文武無

入礦道路禁絕油米等項使無油不得點燈入礦

計解散朕諒韓良輔孔毓珣李紱等斷不敢欺隱至於

無米卽難久住庶可令其自散等語臣思南丹州

此極如云有時而聚有時而散則必不至十餘萬之衆

道路叢雜難以禁絕卽或禁絕豈肯束手安分況

多此事朕一留心亦不難措置朕思治天下之道惟在

聚衆至十餘萬人潛跡至數百餘年驅之不能聽

固本倘係癬疥小疾祇飭令地方官卽可除治設或果

之不可若欲驅逐則此十餘萬之衆難於一時解

有不逞之徒妄思大舉彼必待時竊發又何敢輕動其

散如果順從又將安置何處若聽其開採則此十

問且將根本培植堅固誠能歲稔民安兵强將勇於此
餘萬人現在依礦為生日後礦竭砂空無以自存
等事無論作何舉動皆易為力假若處處事事俱不妥
終為地方之累臣每見
協於此等事何可輕舉以激其變爾其再加確訪奏聞
皇上聖謨廣運凡
朕自有區畫也
諭內外臣工事事為久安長治之策今為泗城土府機
宜
特命署撫臣韓良輔赴滇與督臣鄂爾泰面議籌策此
此事目下似覺
誠懷柔遠人綏靖邊方昭垂永久之至意因念泗
易為永久善後最難此曹若必欲善全之則不可為
城土種區處尚易南丹礦徒善全似難臣再四思
矣因利而得害亦係伊等自取又將誰尤
維實無長策可否仰請
千聞不如一見事未親歷何能懸定方略果如所說則
皇上諭署撫臣韓良輔將南丹礦徒情事與督臣鄂爾

韓良輔既於朕前欺隱矣復肯向鄂爾泰備悉傾倒耶
設使鄂爾泰祇據其所告而籌畫之聽聞既不眞確雖
奏就便熟籌在鄂爾泰經濟學問與衆不同韓良
輔歷練老成實心辦事必能計議妥協庶幾一舉
有奇智亦安能有所建白若以未審情形而不爲籌畫
兩得更可一勞永逸矣是否可採伏惟
又恐朕責其推諉在韓良輔更可託辭而鄂爾泰反致
聖鑒謹
進退維谷如此是明欲加罪於鄂爾泰也於事何益
奏
前據阿克敦奏報已擒獲礦徒中之一渠魁矣此事全
在地方各官實力奉行朕思孫士魁之論或係聞人恐
嚇之語而誤信爲眞耳否則何故言之鑿鑿如事果實
蜂屯蟻聚如許多人豈無爲首者有以號令之而能羣
居帖然耶其所得礦銀寒不堪衣饑不堪食又能不紛

紛四出馱載交易耶誠若此或稽查其交易而禁止之
翦削其黨羽而分散之使其漸消也不難倘不安分少
有動作則拔本塞源動衆以剿滅之亦甚易至云禁絕
油米欲其自困殊可發一大笑也況礦徒亦屬黠黎目
擊盤踞至十餘萬衆一任其將礦砂公然持出獲利又
聽其將百貨食物公然持入用度而不一過而問焉則
地方各官皆成木偶矣有是理乎孫士魁向汝言時寧
不自愧歟或伊故作戲談以紿汝亦未可定南丹不在
世外出入必有路徑路徑多行走易則官兵胡不入山
驅逐令其解散道途險隘往返崎嶇則堵塞其必由之

門戸彼將自求解散之不暇矣除此漸消勦滅二法之外餘無善策朕意如此而已

雍正五年四月十八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謹

奏爲覆

奏事昨因臣標中軍副將馬弘道患病乞休一摺奉到

硃批臣祗領開讀知臣前帶往貴州之哈元生經理苗疆已有成效是皆仰賴我

皇上威德遐宣神謨廣運督臣鄂爾泰欽承

廟算調度得宜遂使烏蒙部落刻期改土歸流從此邊
遠苗民咸樂
堯天舜日臣向見哈元生膽量技勇超出尋常討議營
陣事宜具有方畧今果能實心効力著績蠻方可
謂謀勇兼全無忝閫外之寄茲蒙
皇上宣示臣無任踴躍歡忭謹繕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薦舉得人孰有榮於此者歟即朕簡畀爾等內外諸卿

亦然如藻鑑不爽用當其任顏面皆爲之光輝心志咸爲之舒暢設或誤用一人朕之苦衷實難筆諭卿等言念及此當深體朕心勉之又勉也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等准刑部咨奉

旨李濱身爲道員何至以此有限銀兩引刀欲行自刎著交與石禮哈常賚務將實情詳審明白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等臣等隨將審過供情繕

疏

題報外臣等據李濵供稱楊撫院到任李濵初次迎
見說李濵好曾在
聖上前薦過隨委管理關務且要題做糧道李濵堅辭
拂意後計議洋行事宜要沠幾個專行李濵說專
行不便商番又拂了意至八月初六日楊撫院丁
憂離任於十月十六日差承差莊耀趕回對李濵
說楊撫院是在任守制的一切稅羡皆應得的要
候到日繳去等語李濵已先將關稅正羡俱解孔
督院歸公楊撫院回任大怒因交盤事對李濵說

若不把繳督院的稅羨賠出繳來要想交盤得明
白麽所以借糧道交盤故意刁措將通省驛站船
隻指稱缺少朽爛一槩都要李濵修補堅固勒要
李濵賠出帑銀七千七百二十五兩又賠驛丞小
修船曲江高要保昌等處船五十四隻共銀一千
二百四十三兩署道殷邦翰說賠了這些船將二
年原船一百零三隻抵作未完的銀一千二百二
十五兩就出結了李濵因此不論應賠不應賠止
圖完事於雍正四年二月內完結過了半月結又
不出又說就是伊要出結撫院不依也是無用李

濵疊被淩逼三月有餘實難忍耐引刀自刎是這
苦情若楊撫院叅在前李濵抹頸在後就是李濵
無賴因李濵抹頸在前楊撫院叅在後其中實是
寃抑等語及詰其從前因何不行詳辯據供楊撫
院現在廣東殷邦翰又係承審官百凡含忍圖個
活命回去是以前問官審問督院駁審再三也只
照楊撫院原題本認供了今蒙
皇上聖明究審別情跪聽之下喜見天日纔敢將寃抑
實情供出等情臣等查驛船關係緊要理宜慎重
但內有分撥各縣專管者有發給驛丞修理者有

期屆本年拆造者李濱署事甫經三月自應分別賠補今李濱自認獨賠從中不無抑勒之處至供莊耀一事當堂對質惟自認先來做總巡往見李濱查楊文乾於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莊耀於十月十六日回廣似無官未任事而先換人做總巡之理則莊耀往見李濱之處不爲無因又洋行議立專行一事行據司道等覆稱從前粵東洋行名曰十三行雍正四年三月內改僉六行專理上餉下貨等語臣等查粵東洋行向聽商番願投交易窮民擔荷貨物亦得藉以餬口自楊文乾議立專行

之後不無高擡貨值商番百姓悉皆含怨所有此
案畧節理合繕摺具
奏伏惟
睿鑒謹
奏

李濱身任監司祇抹頸玷職一節雖百喙亦講不出一
是字來若督撫之威遂能逼勒道員至於自刎則朕爲
何如主耶況朕屢降諭旨甚明凡大小官員有被督撫
所究抑者許事後赴闕面陳當盛清之時楊文乾有何
勢何力而能畢道員之命以滅口種種刁詐奸巧實屬

無賴棍徒之行爲也汝等以不識大體之庸才因李濱
小人含忿生事遂欲藉此以雪平昔不睦之私怨甚屬
無知負朕任用已有旨矣卽以洋行一事而論行多行
少楊文乾料理亦必有故若云係圖利起見則宜有染
指實據豈有因射利羣小之不便卽加罪撫臣之理若
此則督撫之任不可一朝居矣楊文乾因日前查拏旗
軍叅奏李秋已犯衆忌汝接署其任當防衆口讒譖挑
弄汝二人不和方爲明察有識今反聽信無賴之誣謗
毫不顧國家用人行政之體誠爲不學無術躁妄舛謬
且汝甚闇於知人如叅奏李衛謂爲不可容留之輩是

何心也寧目無珠耶幸汝尚有學好上進之志朕所以諸凡曲爲恕宥倘汝立心不純似此顚倒是非惑亂朕聰爲罪甚巨幾不能爲汝寬貸矣自此當痛加惕厲改悔前非不然將來受累無窮愼之戒之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鎭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閱邸抄奉

旨石文焯審理程如絲之案甚屬錯誤今雖陳辯認罪總不出朕從前所降諭旨之外石文焯畏縮因循素

性如此但爲人居官小心謹愼伊子石禮哈實能盡
心辦事石文焯著從寬免其處分准回甘肅原任其
俸祿永行停止嗣後當痛改前非黽勉効力倘仍蹈
故轍定行從重治罪該部知道欽此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首繕本恭謝
天恩竊思臣世受
國恩臣父與臣累蒙
超擢任用感
恩圖報寤寐難安但以敬愼自將本屬臣子常分即使

恩圖殫竭心力亦無報稱可言顧重任之難勝遂愆尤
之日積仰維我
皇上明如日月之照臨
恩同天地之覆載體恤臣下曲
賜成全臣父今荷格外
恩施臣舉家益深感激奮勵惟期勉之又勉力圖後效
以庶幾仰酬
天高地厚之德於萬一耳所有感戴微忱謹再具摺奏
謝謹
奏

聞爾父甚覺衰邁兼之兩耳重聽近日西藏有用兵之舉恐爾父力量不能料理已調內矣從此爾可爲爾父放心不必縈繫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矜宥愚矇事竊臣家人齎摺回署內有審理李濵

一摺蒙

硃批訓旨臣跪讀之下悚惶無地臣緣一時愚昧祇據

司道官達等質審招詳遂與署撫臣常賚拘嗅覆

審情辭無異即會同

題奏但李濵身爲道員抹頸玷職臣等一時未曾見
及罪實難逭乃蒙
聖恩不即加譴責仍
命侯楊文乾囘任會同阿克敦與臣審理俾臣得贖前
愆不致重罹昏憒
聖心諄摯委曲成全臣既感且愧無可言喻惟深自刻
責侯楊文乾囘任悉心研審務得實情以仰副
皇上公平明恕之至意合先具摺奏
謝伏惟
睿鑒謹

奏

卒皆似此昏憒從事即石禮哈所以仰報朕之高厚處也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

聞事竊臣前奉

諭旨令臣於提臣王紹緒受事之後留心體察臣今查

得王紹緒居官行事稍涉瑣細然念念不忘

聖恩志潔行清勤於辦事至於本年八月十四日提標

兵丁有傳帖聚衆赴惠州府衙門繳械餅糧一事
臣細加體訪緣提督衙門舊有戎旗兵一千名隨
從驅使雖分隸五營並不赴營差操惟聽提臣委
員統率今提臣王紹緒揀選五百名仍留戎旗備
用餘五百名發入五營差操衆兵以向在戎旗不
受千把管束且得安閒自在一聞發營之令心多
不平此倡彼和遂寫傳帖聚衆恐嚇以爲阻撓之
計實係兵心驕悍所致非主將失馭之過是應嚴
行懲治以申紀律今聞將爲首之謝陞楊士龍等
發惠州府嚴審究治其餘發營之五百名兵丁均

知畏懼悉皆帖服矣臣又聞七月內南雄協標兵
有進南雄府衙門繳械辭糧一事查南雄協副將
李建功到任纔四十日或有殘虐貪劣等事兵丁
應赴上司告理不應赴知府衙門辭糧臣又閱邸
抄漕標兵丁亦有不願當兵辭糧一事似此標兵
屢屢辭糧總皆驕悍惡習伏思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休養甲兵者數十年我
皇上御極以來德政覃敷四維清晏籍伍兵丁多係自
幼食糧至老不親兵革者自古養兵無若我
朝之厚乃兵丁受

國家豢養深恩不知感奮遂有積逸忘勞怠惰驕縱之習臣竊見生員聚衆我
皇上整飭士習猶必盡法處治今荷戈之士動輒聚衆挾制此風更不可長是應仰請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提鎮遇有兵丁傳帖糾衆繳械辭糧等事務必嚴行查究將爲首主使營棍審出實情卽照軍法治罪毋得姑容結案則懲一以警百庶各處兵丁不致聞風相效而驕悍惡習自然漸就斂戢矣臣謹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已有旨矣爾料朕於此等事件豈有姑寛之理故爲此迎合之奏耳爾於責任內應嚴厲者比皆疎縱欺隱將類斯不干已之事如此具奏以取信可謂巧於自處矣爾若照此居心將來必至負朕石禮哈當捫心自問舉頭看

天慎毋差錯爾念爾此任甚不逮在黔之時知之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廣州將軍署理巡撫印

務臣石禮哈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准到部咨奉
旨韓良輔因軍需案內解任廣西巡撫印務著阿克敦
前往署理楊文乾未回廣東之先廣東巡撫印務著
石禮哈署理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首具本恭謝
天恩訖伏思臣才庸識淺屢荷
殊榮自任廣州一年於此毫無補報每切悚惶兹乃以
撫臣楊文乾未回廣東署撫臣阿克敦奉調粵西
特蒙

皇上任使之恩益深微臣警惕之念以臣之材質駑鈍
斷不敢妄事紛更然今茲職任封疆亦不敢因循
苟且惟任一日之事即盡一日之心竭力黽勉庶
幾仰酬
高厚於萬一理合具摺奏
謝伏惟
睿鑒謹
奏
亟加勉力今秋西藏有事適策妄阿喇布坦已故伊子
遣使告哀意雖恭順奏詞甚自誇大朕思諄噶爾醜虜

終爲國家隱憂亦
皇考未了之志欲因西藏之役遂興師問罪於諄噶爾一
切籌畫機宜雖俱妥備尚密而未宣廷臣亦未通曉西
路委任岳鍾琪督領參議亦不乏人北路統領傅爾丹
甚爲勝任八旗內外大臣中勇猛破敵之將不計其數
而參贊軍機輔助傅爾丹者竟不得人此舉所關甚鉅
朕意調爾來協任此事大約在明年夏秋之間有旨爾
其預爲料理以俟諭調切宜密之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臣念邊海要區旗民雜處會請將八旗四營編
行保甲嘗
聖恩俞允已轉行旗營編查去後近時匪類亦漸消弭
但十家門牌必得有關防鈐蓋方爲憑信又嘗
聖主天恩撥運廣西捐貯倉穀以爲旗營平糶之需臣
將運到穀石東四旗交正藍旗協領管理西四旗
交正黃旗協領管理四營交中軍副將管理凡收
放減糶並秋成買補還倉之穀交收務須確實但
查該旗員俱無關防爲信凡一切呈請文案殊難
昭信守而核事實臣思京城八旗叅領俱有部頒

關防今廣州八旗協領可否仰請
皇上准照京城八旗一例給與關防以預防詐僞抑或
就左右四旗各分給關防一顆俾臣於八旗協領
中愼選老成質實者專掌凡遇公事四旗各就公
所用印則案牘有憑而文冊不致朦混矣臣謹具
摺請
聖主
旨伏乞
聖鑒謹
奏
所奏甚屬合宜已交該部議行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准雲貴督臣鄂爾泰咨稱安南國渭川州與

雲南開化府南界接壤初經攷誌淸查已據具本

懇請賞

皇上念其屢世恭順准議立界繼經委員確勘議收回

地四十里仍予八十里地又賞

皇上恩允該國王理應上表謝

恩乃復具本求逵因發還其本遂令守關土目不接雲

省公文並云雖有

勅書應送廣東大路今姑限兩月之期如其照常迎接
便可寬宥若仍堅拒應卽布告文檄聲罪致討已
一面整調滇黔兵馬候期迅發一面移咨廣東著
由大路預備截路奪關機宜除具摺奏
聞理合行文知會等因到臣臣隨咨會督臣孔毓珣續
准咨覆現在備兵緣由諒督臣自有奏
聞無庸臣再爲瀆
奏惟思安南小國蒙
聖朝胞與懷柔自來世効恭順恪備外藩況當我
皇上天威遠播東西南朔莫不畏懷現今遠隔重洋從

不通職貢者猶且慕
聖來朝向風恐後區區安南依附邊末如云不接雲省
公文即有
勅書送廣東大路誠爲愚昧無知但此乃守闢土目之
言未足深較若喻以大義該國王自必翻然改悔
料不致有布檄興師之事惟是兵可備而不用不
可用而不備安南本交阯同國自漢迄明叛服不
常臣除備查該國事蹟及山川形勢關隘道路彙
冊咨送雲貴督臣外臣巳整修盔甲器械訓練馬
步將士如有用處即可候

旨遵行伏惟
睿鑒謹
奏
蕞爾安南依附邊陲念其累世恭順方將恩德是加豈
足與之較量況鄂爾泰寧肯輕開邊釁汝旣信服於平
日而不能信之於斯事耶所事已平定完結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本年十月十二日
欽差御史常保住奉

旨送玻爾多斯國使臣麥德羅回廣州於二十一日自
廣州起身二十六日到澳門因使臣麥德羅感激
聖恩留御史常保住在澳門公同頌祝
萬壽於十一月初四日常保住回廣州今於初六日回
京復
命理合奏
聞謹
奏
聞常保住此行甚不安靜雖係奉朕特旨差往但將麥
德羅指爲奇貨到處誆嚇地方官相待越禮亦甚失國

憷云云果否如是據實奏覆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廣州將軍署理巡撫

印務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掌

聖恩畀署撫務因念各屬倉穀一項最關緊要自宜照

前兩署撫臣常賚阿克敦勒限通催之法接續行

催但粵東各屬倉穀現今廣州府倉未補穀五萬

餘石南海縣倉未補穀一萬一千餘石又番禺縣

倉未補穀八千餘石今廣州府知府張鋗等到任

皆以倉穀未清不肯接受交盤臣竊思省會尚如此他處可知以此類推廣東倉穀比他省缺額較多今現據布政司詳揭雷州府徐聞縣倉穀原額一萬三千餘石纔據該府楊俊傑申繳該令趙好義倉收實貯旋卽詳請平糶情屬可疑隨經該司另委廉州府知府躬詣盤查實少穀八千四百餘石臣應據司揭題參外此等情弊各屬皆不能無是以前兩署撫臣嚴立限期定在七月內買補十分之五十月內照數通完然至今買補者十無一二臣雖暫署撫務

未便過嚴亦不敢因循諉卸臣又轉寬五十日之
限令其作速補足統於封印前買補收貯封印後
委員盤查於查明之日臣再另行奏
聞倘至期仍然盤有缺少臣自應各照未完之數列名
題參分別分賠治罪若現今遇有陞遷事故新舊交
代揭出虧空經該司揭報臣亦應據揭
題參伏惟
睿鑒謹
奏

廣東所缺倉穀不宜勒令急補今春孔毓珣楊文乾來

京陛見時朕經明諭俟楊文乾回任料理與爾無過也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廣州將軍署理巡撫印務

臣石禮哈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據連州知州朱振基詳稱連屬朱岡下湦村

犯事黜革生員黄翰臣糾伊族棍黄明威黄上權

等與村民吳光逑等爲奪風水隨經查勘明白歸

斷吳姓黄翰臣等不遵控府提審抗不到案揑散

揭帖威逼族衆稱寃過楚以圖挾制帶領男婦三

百二十人由藍山縣往臨武經星子巡檢司會同

臨藍營叅將出城阻拏並好言勸慰始各回籍當
即諭令回家安業仍移營協同密拏爲首鼓衆之
刁棍黃明威等不意甫獲黃待聘一名行至石馬
逕地方忽被黃姓族衆百餘人攔路刦奪而去等
情據報臣即檄行按察司會同布政司迅差嚴提
確審如果審有該知州狥私枉斷之處自應據實
揭報
題叅若審係黃翰臣等恃強鼓衆裝點出境形徑希
圖挾制問官情事是實務執法重究以警刁頑以
遏兇橫者也所有據報情由合先

奏明伏惟

睿鑒謹

奏

此等刁風萬不可令其滋長當盡法懲處楊文乾回任時將此諭傳知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接署撫篆隨查各屬雍正三四五等年碾支兵米及平糶共穀七十七萬一千九百六石零據布政司文報各屬買

補穀二萬九千七十五石零臣署任內疊檄嚴催
十一十二兩月據各屬報買穀一十三萬六千七
百二十六石零其餘尚未報到今聞撫臣楊文乾
約於正月十四五日可以到粵所有未報到之穀
石應俟撫臣回任飭催買補理合
奏明伏惟
睿鑒謹
奏

粵省倉穀之虧欠朕所悉知即此報稱買補之數亦未
必確實已備細面諭楊文乾伊回任後自然次第料理

同日又

奏爲議將回籍流民墾荒安插免再入川事竊粤東人民有從前挈家流入川省經川陜督臣岳鍾琪

奏明奉

旨發營田水利捐項解川爲牛具籽種口糧等費仰見

我

皇上天地生成大德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臣細推其故祇緣川省多未墾田畝米肉價值較賤於粤是以無識愚民赴川者衆臣自上年十一月內准部咨卽分飭通省官吏務查該管地方如有男婦成

羣經過務必盤詰禁阻慰勸回籍毋仍膜視隨據
韶州府知府禀報於上年十一月內有始興等縣
男婦多人經過韶地欲往湖南入川者當經各官
勸諭回籍臣又訪得有一種包攬棍徒訛言川省
米肉價賤一去落業立可富饒每戶得銀包送愚
民被惑不特貧者墮其局中卽有業者亦鬻產以
求富足臣現在檄查勒令回籍因思此等愚民赴
川如歸者以傳聞川中地土開曠易於謀生也臣
查粵省高雷廉三郡儘有荒地可資耕種而曾無
一人就墾者緫緣粵俗強梁未開則置不問遇墾

則來訟奪是以長年任委草莽臣與督臣孔毓珣
商議將三郡荒地內有不係沙礫可開墾者盡行
查出分別是官是民杜其爭訟之端寬以陞科之
限將勒囘入川男婦並各屬有願去開墾者取具
各官印結一概遷就落業積至多戶聯成保甲以
爲安置流民之所至於籽種牛具口糧等費其力
有不能者臣與督臣公同捐給今撫臣楊文乾將
次到粵臣知識淺陋所議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勅發督撫臣再加詳議具
奏統惟

睿鑒謹

奏

此議甚是去歲孔毓珣楊文乾將粤省所有開荒之地亦經奏聞請旨

謹

奏為奏

聞事本年二月至三月中旬以前廣州得雨日期及田苗長發情形臣經摺

奏在案自三月二十日以後由四月至五月初間或

二三日一雨或五六日一雨或一雨連朝竟夜或一日乍雨乍晴均勻調暢俱非暴風疾雨人人皆說廣州遞年雨水無似今年及時恰好現今早稻茂盛顆碩儘有十分收成指日登場所以民間囤穀出糶米價日平目今好米每石不過一兩二錢五分次米一兩一錢五分臣思雨暘時若禾稼盈疇皆由我

皇上敬

天勤民

躬親耕耤廣祀

先農是以太和協應闔省官民欣逢大有仰頌
皇仁所有感激歡忭輿情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廣省雨水米價情形深慰朕懷此皆該督撫孔毓珣
楊文乾知過自新實心任事之所致若似阿克敦常賚
等督撫雖朕一人極盡敬勤徼望
上天如此垂庥斷不能也實與朕無涉
同日又
奏爲披瀝下情仰懇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畀任廣州一年於茲無可仰報惟以樸誠愚直慎
守職分久荷
聖明洞鑒臣到廣州因先年湖廣五開衛守備李孝一
案奉
非楊文乾疑汝乃汝疑楊文乾也
旨着湖廣督臣楊宗仁明白回奏撫臣楊文乾疑係臣
所奏卽誠屬員云此人極好奏事曾奏五開衛守
向汝述斯言者必係匪類令文武不和擾亂地方之小
備李孝一事致吾先少保明白回奏今須各人留
人於此處不能卓然自立如何做得封疆大吏
意以此外和內忌事事牴牾但五開衛守備李孝
一案是否臣之所奏

尤屬可笑朕何暇照及汝此等覆盆之屈
聖明照矚臣實不知其由又因臣承審李濱一案致怨
於臣此案督臣孔毓珣署督臣阿克敦俱經審過
雲撫常賚係原舊承問之員備知始末經臣批司
道會審前來檢閱從前供看未嘗不爲詫異及至
會同公勘再四推鞫堅供不移但此案止有李濱
一人臣是以看內有均屬李濱一口之語詎知據
供覆
此事原係汝自有不是處如何怨人之怒已
奏竟攖撫臣之怒遂與臣及撫臣常賚并官達方顧
汝四人既可朋謀傾陷楊文乾撥之聖人以直報怨之
瑛等俱成不解之讐無事不思中傷不知置臣何
言則楊文乾亦屬情理應當設非朕鐵面無私楊文乾
地而後快意如叅番禺縣余祖蔭縱盜殃民一案

豈有今日若論官達方願瑛實乃自取便楊文乾不思
疏稱有將軍標馬兵朱國用張奇貴駐防旗人小
報復朕亦必令其報復即汝等四人皆係自陷自身與
衛等語查粵東山海交錯明火執械刼財殺人大
楊文乾何尤汝四人合力陷伊智可謂巧矣力可謂足
盜比比皆是督臣孔毓珣跡防叅案可稽至鼠竊
矣尚不能陷楊文乾一人彼楊文乾止係一人有何能
狗偷無地無之臣思八旗四營兵壯家口不下數
何術而陷汝四人耶業已謬誤則亦已矣似此欲蓋彌
萬餘人臣總理大綱竭力整理教導亦止一年有
彰塊土塞流之舉不過小兒之戲劇耳豈可施於朕前
餘如何能使人人盡爲良善不致偶有一二犯事
觀汝器量甚褊淺而庸愚總不深知朕俟汝來京朕
如壯丁唐國勷逃去數次在外掏摸臣令永遠墩
再面加曉諭茲汝之所以得邀恕宥者因朕念汝實心
門又壯丁崔大持刀行兇臣已遵例充發又壯丁
任事猶有學好向上之志且年少尚可造就故爾從寬
張璟喫酒無賴教訓不改臣亦解部發遣不肯少
此事王謩尹繼善已盡情剖析奏聞與朕所見絲毫不
爲寬假至於旗人小衛遍查並無其人止正白旗

爽今駕此一偏萋斐之詞欲來熒惑朕之耳目不知覦

有壯丁魏觀福先經逃走今撫臣參案內必列將

朕為何如主耶若竟不知朕衷則誠為無用之廢材矣

軍標駐防等字總欲形容臣不能勝將軍之任如

到京日敬聆面訓似此實不能勝任也何待伊之

侯補通判署羅定州知州李達德係前山東撫臣

形容

李樹德之堂弟撫臣楊文乾以山東曹州知州先

經李樹德題陞東昌府知府後以東昌府卓異陞

前旨甚明朕所料不謬今言撫臣之世交乃汝自行檢

榆林道故李達德恃撫臣世交敢驕亢無禮臣由

舉也是汝之過奏朕何益

同知歷掌

聖恩用至將軍接見文武屬員頗多卽平行衙門未有

不候傳禀直入川堂之理其時李達德來臣衙門

轅役不敢攔阻直至川堂臣因含容接見達德卽

訴號房阻辱臣遂責革號房以抒其忿達德盛氣
不息臣安慰至再猶復出言無狀大罵號房而去
在臣何足爲輕重將軍實爲
寧有將軍如此凌辱地方官之理乎
朝廷封疆大臣臣以體統所關具咨督撫二臣不過
欲其申飭教導原不必列之章奏乃撫臣見咨密
令李達德申詳並列一疏
遇此等事竟不題達亦猶夫常賚石禮哈欺隱之輩矣
題明殊覺藐視將軍並許達德已有保奏之摺更見
何消自說不但無容人之量兼且失大臣之體
臣無容人之量至撫臣叅原任布政司官達內幕
謝禹臣等之事在官達歷任京職吏治未諳不識
漢字凡事取决於內幕以致家人幕友串通作弊

可笑何不早言之　辯已遲矣

不能保其必無至云臣留其新舊交代之說臣於
去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准部咨奉
旨官達方願瑛俱著解任文內即有王謩尹繼善各前
往署理布政司按察司印務等因到臣臣又先於
十月二十八日接閱邸抄九月二十五日奉
旨少詹王謩郎中尹繼善差往廣東省著馳驛前去臣
意既係馳驛來粤自不日可到臣移商督臣孔毓
珣亦謂署員馳驛前來似毋庸另委等語臣查廣
西撫臣韓良輔奏
旨解任會侯署撫臣阿克敦到任交代則官達方願瑛

亦係解任之員非革職可比似可照行所有臣署妄誕之極此事朕未聞汝罪更屬
難逭也
任內一切章奏仍俱列三人職名臣實毫無私意
難逃
聖明照察再臣奉署撫篆聞督臣孔毓珣署撫事時曾
延江南人黃元湜辦事臣於十一月內從南海縣
署借延入幕至封印隨即酬送而去並不知其曾
自行乖繆而以他人之據實處皆爲巧詆無乃良心喪
在李濱處辦事今撫臣楊文乾善於巧詆中傷或
盡耶若依汝論必件件代汝隱諱之人方可與之共事
以黃元湜爲李濱舊幕且爲臣辦事兩月藉爲口
殊難得其人也
實亦未可定臣不得不預爲
預爲奏明亦復何益徒增巳之罪責耳觀汝此奏實爲
奏明仰冀

不妥之至

聖聽伏念我

皇上日理萬幾宵旰不遑若臣下挾嫌校短論長縱使

理直未免煩瀆

尚敢靦然人面書此二字可發一大笑

宸聽殊非大臣公忠之體況臣年四十有五屢沐

聖訓裁成頗知敬慎不敢孟浪故任撫臣極力翻騰臣

仰賴

即欲計量亦無策與之計量矣此一奏可謂伎倆已窮

聖明並不與之計量況臣又奉北路之

朕即位六年以來實未令一人被人陷害似此自陷自

命期在夏秋爲日無幾更宜忍受惟是文武大吏最宜

害之人處分無數矣大奇

同寅協恭安輯地方今臣自處謙退而撫臣必不

相容誠恐有釐

汝父子果念及爾祖不當爲此等人物負國家也

聖懷臣自揣自臣曾祖石廷柱從
龍以來世受
國恩臣父石文焯掌
聖主隆恩歷任巡撫現今陞授吏部左侍郎臣掌
聖恩高厚位至將軍荷
寵邀榮至此已極臣夙夜氷兢實切圖報前奉
硃批北路之役臣誠感奮踴躍比月以來身雖在廣安
居心已先馳北塞現今八旗弓馬較昔可觀交鎗
純熟所有八旗旗幟甲衣交鎗將次造完至旗營
丁口偶有鼠竊狗偷之事已嚴行該管官加意防

範若呼類逞强魚肉小民妄行生事故習可保必
無臣儘可赴京
陛見以慰數年來犬馬戀
主之誠並跪領甲外一切
方畧臣精力正強自信可以出力惟求
皇上另簡賢員前來彈壓或
特命署理早發
有此一奏汝即不乞來京亦擬留汝在粵已有旨矣
綸音俾臣及時就道則荷
天高地厚之恩施於無盡矣臣情切具
奏伏惟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七月初四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

謹

奏爲

奏明事竊臣於五月二十四日因感時症身體漸困

至二十九日頓然疾作渾身外熱內燒痰涎壅滯

語言發譫神氣昏迷十餘晝夜目不交睫至十二

日齎摺人回署蒙

皇上天恩賜臣上方良藥臣始於十三日甦醒臣先病
重之時正在昏迷間撫臣楊文乾將奉
旨會審李濵一案咨移到臣訂於六月初四日會審臣
據病咨覆後臣稍省人事已知撫臣
題請展限在案臣竊念感此病症自分萬無生理又
五月內臣妻病故臣當妻亡子幼之時遘兹重疾
乃幸託
聖主福庇復獲保全皆我
皇上心通化育德動神明遂使犬馬之微臣亦順
栽培之洪願既圖報之有日自感戢於靡涯但臣病稍

蘇撫臣隨亦病作臣今扶入可以行走而撫臣又於七月初二日不省人事矣所有臣患病展限緣由理合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汝二人違朕訓誨剛愎自用負此乖戾之氣必致於不省人事而後已今雖稍蘇倘仍不知愧悔改過遷善不省人事之病將復作矣慎之慎之



